錦南集 坤

哀辭
祭文
上樑文
家狀
上言
雜著
附錄

錦南文集卷之三

哀辭

金周彥汝顚哀辭

余與君先長公爲忘形友中歲而抱入琴之痛從此而不忍踏西門一路以君在而言貌也長公心志也長公先長公雖不在而在矣遂與之源源以從所交乎伯公者交君君亦以伯公之愛我者愛之實心傾倒無間皮膜異姓而如骨肉君無我不得我無君亦不得誰謂君之今日而又復如先伯公前日之日

也於乎悲夫余亦人世似朝暮寄矣疾病禍
患閱盡無限苦境今年是生之歲而連遭逆
憏有如失相之瞽坐崩橋而迷所向神精慌
耗日消而月爍如此而安能久於視者乎憶
君而悲之日無多見君而喜之日將無窮期
矣今君之歸余不得無言亦不得多辭而慽
長逝者茲將短誄庸泄千古之哀於乎痛哉

辭曰

見君而無不好者心之德也送君而無不惜者壽之
脊也佳子賢孫克守典型者天之報施不忒也西洲

之曲風瑟瑟鳥喧喧松壇寂寂北固之北花灼灼水潺潺前遊歷歷思君不見兮我淚空沾臆

祭文

祭先祖六友堂先生文 戊寅緬禮時代家大人作

恭惟府君啓我後承嘯祖遺範睡翁典型文章近古詩禮趨庭早升國庠一命紆榮暫試郵紱發軔脩程世値艱虞王事蒼茫匹馬登道扈 駕沁營宮門失守天日無光爰倡義旅灑淚西征中道沮止痛哭晉盟遂稱野老 歸卧南鄉杜門潛居一家崇禎書史庚濟大耋剛强慶設重牢秩躋樞卿追先幬後備殫心

誠貲碣先隧置護守塋十世氈葉萬卷遺經朱讀黄
匣手澤煌煌一幅戎書牖後周詳二号遺唾傳世珍
莊中遭灰刼巾笥瑣零尚未録粛厥責誰膺泉社草
鞠羨慕莫憑懷哉衣履靈安之岡府君寔占鳳舞龍
翔擬遂同穴夫入先藏安床于前對峙麗雅治命有
受俾也可忘迄此遷就實係未遑始於前秋闔門爛
商簡吉探幽駿奔哀惶旌和旣露若陪儀容合祔在
卽愴辛交幷神理旣安不震不驚敢告厥由畧陳菲
情

祭姑夫篁巖金公 鎭河 文 緬禮時

恭惟先生 吾黨師宗名門儀式多士楷模允矣勿翁鄒
親炙溪翁鐵白趾美承之我公溫厚慈良有學天裒
才名見識鑿自孩童既博而洽左右其逢清冰潔玉
先生之容淘金琢石先生之工蓄而蘊奧海涵河決
發之英華燦日光風早成晚就名達 四聰妙歲搴
蓮白首登龍八耋稀壽三朝侍從華榜載回 恩秩
彌崇位躋亞卿 聖褒重重南士是趨鬻迷開蒙涼
山講舍岳儒宮動設皐比磨琢有功嶺論擕貳川
蜀相攻惟公特立砥屹河中云胡不慭悠彼蒼穹哲
入其萎樑木之恫舞號其紛山澤久空倀倀冥途哀

我諫慵靈和再露精爽相通誠切舉藍我淚沾胷佳城既卜吉日乃同窆邇仙庄有寢考終賢孫肯構巷竹茂松俯視巖亭平臨鼓峯幽堂平行面西背東之山屹屹竹水溶溶靈應是妥永世無窮

祭觀卜齋金公文

惟公系伽王之靈胄兮氏紫纓之名族流中葉而炳朗兮偉簪組之赫舃緬三路之至行兮猗勿翁之劬學箕裘傳世而不替兮繼三南而益章兮寃會昆而至李兮振華佩而揚聲擇仁里而胥宇兮占山水之交明蓮桂續其弈耀兮偉君羣龍之彙征公帝傷而下降

兮爛被錦而懷瑾煥乎其有文采兮藹華聞而彌遠
流晋唐而下上兮與屈宋而齊聲登騷壇而竪幟兮
乃擅步於嶠鄉摶扶搖而上征兮猶年歲其未央乘
蟾蜍而步月兮覲瑤皇乎瓊宮風雲蔚其遭遇兮時
可爲乎明良皇猷煥其賁餙兮期黼黻與笙鏞固時
俗之工巧兮嗤鑿枘之難容退修吾之初服兮捿息
乎商山之下竹水之傍鼓巖之幽且邃兮爰卜居兮
徜徉與樵牧而爲伍兮樂琴書而自娛薄鄭非其賢
路兮亦豈爲乎折腰超氛埃而高舉兮覽異仙風而遐
眺陟金剛之崷嵂兮收拾一萬二千峯之烟霞仙遊

旣而興盡兮賦倦鳥而言歸思衡泌而不諼兮樂林泉而逍遙陶令之日醉兮飲何爲乎惔情阮籍之自放兮又豈效於猖狂振一方之儒風兮士爭趨而濯磨藐余後生之顓蒙兮猥受知於門下旣諄然而勉進兮又申之而奬許念鹵質之莫移兮卒自畫於半道儘躁進之徒爲兮終未免乎塵臼惟百年之遐睨兮萁萬一之有受天不爲我而憖遺兮遽道人之夢還噫溪鶴之無靈兮奈靑泥之未效厭混濁而不留兮去王樓而修文唉後生之曷依兮悵考問之無因佳城奄其卜吉兮古劒會於延津仰素帷之襜襜兮

痛典型之莫靠敬辨香而來奠兮公庶幾乎歆顧

祭族叔處士公 齊崙文

惟公古家儀範詞垣主盟金精玉琢妙年馳聲緬惟詩翁大啓門庭詩書禮業孝友彝行惟公承武永觀厥成是時運泰多士闐騈公早竪幟直前強兵向無前敵聲振環榮篤意專工益粹而精咸推宿望累八朝評三解禮圍再捷蹻營運命抹撥竟斥時衡記余赤虎觀光于京時値西騷王師震驚擧子雲散勢若器傾惟公牢臥視若常平我恃無懼公我父兄翌旴而起八試圍荊邸人告艱而罷置粮鍾頭戎裝漢水

朝航迫暮投店氣沮神傷公梳我壽我耤公裳艱闗
湖嶺歸抵家鄉榜報俄至一得一喪余慟公喜眷愛
逾常利鈍有時世路亡羊志業未仰卷懷神鑑行回
末路脫畧名韁仙標道肌自適徜徉携朋挈伴夏日
松坊涼扇爽榻社酒盈觴竟夕歡笑妖豎窺傷遠夜
聞報診候蒼皇刀圭莫驗敎語難詳大命有限奄復
西廊公行不淹萬事蒼茫鑾鑾弱螟煢煢穉娘九原
未瞑餘恨彌長大厦樑摧門戶悲凉天胡不憖鬼亦
無良我心匪石有淚盈眶公施未報公後必昌匪余
伊私可質彼蒼小子迷劣近在連墻隨事提諭敎養

無方徽言在耳警余函亮謂永垂惠百年無疆門祚衰薄運在剝陽小子安仰哲人云亡執紼茹痛冥途悵悵詩山之原衣履復是藏單杯告訣敬辦心香

祭再從叔吾軒公文

恭惟令公器度寬弘容儀整肅本之孝友及以敦睦早事尊經馳聲場屋拾芥蜚英亨道可蹴歷踐臺府朝望攸屬樂苑軍司步履平迪祀尒若隕聖鑑如燭奬拔幽隱遂登劍牘庶近經帷豈意致澤世路棘險時情可邈心慚婦道志懷古直宦味蕭散捿遲近轂有穹在上得失奚戚晚膺陞秩寔出常格白首緋玉

榮溢分極是時朝著言路稷塞循默趨班實負所職
決意鴻舉孰馴遐翩瓛揆與想書筆咨惜胡不勉留
徒勤辭激使公不偶宰相之責端返吾廬欣同鳥托
時氣若浼天放自適星灣有田瀨曲豢犢山冠野服
樽酒偕樂三尊屬望一方鎮俗蹄輪亘道松桂芘屋
俛仰無怍永矢不告歲晏懸車崇資寵擢榮及三親
光耀閭族公齡已耋榮衛矍鑠胡靳百年奄戒峒屐
公在山重公歸世廓新亭未扃芬躅如昨臨化之囑
一何委曲小子孫露百感纏臆追惟存芘罪負山積
廿載潦倒一味勞碌縱誤餘日幾何公目聞公有候

未赴床褥幽明永隔畢生懷戀陳辭告訣庶歆菲薄

祭族叔惺菴公齊輔文

嗚乎粤余纔及冠獲拜公先府君好笑公暨守古公於林下皆蒼然有淳古氣像而賜之坐娓娓說前世事甚詳款厚之意溢於辭表雖以小子之愚亦嘗銘佩不諼而粤在壬戌小子喪耦棲屑東西公實諭致而頓於家使之專意課做今日之得辨焉烏者皆公之賜也因此而小子依託之心不以疏之而戚之不以族之而親之以至塲屋癃赴之行先齋省掃之會公在而未嘗不後也公每喟然依俙曰吾家世以科

第承襲也以孝友傳授也吾之留意程課承先業也綜理先所體先志也君輩宜以吾爲心而畢吾願也追思提耳怳然如昨而畢竟爲命物者所沮使公之志不伸於公之世而公之諸胤次第成就有勤幹承家者有才學出人者公之福蓋未艾而同堂升庠之喜是爲吾門之慶而亦出於公之蔭也至若先齋之幾年經理者今皆就緖而是爲歲一之具則此公平日誠亦之所推也有公於公家而家道以肥諸子有所成就有公於吾門而宗族以睦後生有所依庇且小子於公爲累世分派之胄由是而公之愛之也愈

篤凡事之有裨於我則公必殫其勞而不辭往在壬午冬小子將移奉妣兆而占穴于西要質公眼而公自助齋手策而徒曰於君吾何勞爲遂陪往而西中道遇雨投民廬適宵不寐傾倒平生伊後未幾小子奄哭風樹公又寢疾我未公診公未我弔愬若相忘而幸於季夏公慎小可又強筋力而來哭我先考仍於邑語曰吾今年爲周甲而積病沉痼常恐一朝澌盡終抱幽明之恨也辭氣之間悽愴悲傷小子心已爲慮而歸後未旬悤報又至小子以負衰未克朝夕以候而迨暇一晉形神氣色大異前日第恨苦留而

徑還未承未誨之多少提督而遽成千古之訣於乎
負負公不棄我而我實負公於乎吾鄉之稱古家模
範者必以公家摟一指而先府公及守古公皆下世
小子輩無祿先考又見背惟公巋然爲吾家之一靈
光維持得先世典型而公又無意於世也後生輩其
將安仰而安倣也於乎佳城載卜儀形永閟俯仰陳
蹟祇自飲泣茹痛而已

祭外王考密窩權公 錫元 文

於乎有屹江榭十世先庄烟霞閟洞文藻肯堂府君
承胄聲猷振揭詩禮聞庭孝友傳代早事公車場屋

擅步齊芋不工荊璞累抱反躬今員進修益篤從師大方日月淬濯內腴旣美外慕自絶聰明凡淨方寸瀅澈寓警名窩蜀心近密潑衣葛袍朝晝爨肅左洛右閩架帙堆積東南過訪輪輻亘問蔬飯淡潔道味紆餘主比一方彬彬之風量各充河問若撞鍾一變頹俗是誰之功尚論朝評南士之口藹藹芬徽以備俟後蒔花濯竹措置佳境高追往躅樂保檢景湫龍吟伏駕鶴馳神邁往超埃處僻頤眞教子升庠課孫學禮積修攸發厥美克世餘慶未艾必熾而昌執契以竢歲寒之望昔我先慈府君鍾愛禮則授訓詩經

教解于歸廿載四子蒙稺奄棄杯棬家事靡底府君收鞠先母之思㗅噓若飄食息含慈一念置懷百方施教十載門屛深蒙詑幬誨之迪之謦咳盈耳一字之知惟府君賜海涵山積慚深報蔑一舍候問時節曠闕手寄繽複提牖深切庶柷岡陵百歲一日蒼蒼莫諶胡不少留先慈之型何地更求仙軿啓行萬世之丘一聲呼痛天地悠悠伏惟尊靈降歆情需

祭宗叔處士公 齊燦 文

於乎惟公寔我胄宗赫世承受有古之風允矣嘯祖晨也大翁丕興斯敎有貴吾東家傳孝友業守貧窮

五愆之祠一畝其宮遭家中圮恤焉在躬大厦支傾
榤屹棟隆全門是仰依庇攸同重修古宇永厝權封
爲謀牲石方付鐫工凡係追先出自彝衷慮事縝密
畢擧纖洪寛豁其量恢碩其容悉心周濟安分固窮
望推鄕黨恩及廝僮行修敦睦無間朞功門庭爽塏
家室和雍二子承歡甘毳是供八旬康寧鶴髮鳩節
黌樽社酒暇日遊從議釋衆紛座壓羣囂賢愚一辭
如飮醇醲凡人有忤不介于中卽地溫和雪消冰融
施己不恡謀人必忠藐余小子獲叨嬺幪誠心眷注
不遺倥侗隨事就質輒開昏矇我時西征虞公甚癃

歸抵嶺下有人告凶矣聲長號痛纏心胷於乎不憖
曷其蒼穹單杯告訣畧陳微悰一夜易曙萬事匆匆

祭族祖菊泉公文

惟我錦城見稱嶠族粤自嘯祖文獻有郁世襲衮冕
如玕于竹屹彼蓬山元氣是蓄篤降閒入幽栽盤谷
逸爺可翁載稟清淑文繼而述行敦而睦化行一室
諸子伯叔公生是家實有薰沐資性聰敏儀容端肅
發之爲章辭意純熟早業公車經笥貯腹晚通朝籍
不屑綺縠遂焉退藏乃修初服暫寓星墅卒反巖墪
蓮花之西新亭斯築壁圖架書鳥雛花園木手抄鑑史

編莊一篋衡平古今各有題目詞翰如流長篇短牘
間以題詠華牋彩幅寶唾盈箱有王莊櫝天不永慳
潛光可暴牢臥林泉隨分饘粥人皆訝公胡不干祿
余曰否否公實完福營營皆苟狗名同失鹿無寧自好
罔悔牢復不有君子其何能穀居今之世惟公所獨
猥余顓蒙妙年趨逐時造屏軒情意可掬冽江危舟
飲恨同陸愚山文酒滯雨信宿藍記桃帖尚留欒屋
隨事依仰百年心祝惟天不慭胡奪公速時余遊洛
未赴匍匐繼又持衰晩矣此哭辜負平常我顏有忸
公惟見原歆此果鱐

祭金殷弼文

於乎君與我自齠齔而同閈嬉戲焉與同出入焉與同顏面之厚情誼之篤雖無大過人者而惟其一片衷赤雖謂之兩相推置非過語也我有懷而君未嘗不知君有事而我未嘗不聞自許以叔世心交惟吾兩人而已又其生同雎甲前頭之限似不相差池永擬終始與偕以畢榆景誰謂千里之外弦矢分張奄一去而不返遂作各天之人也顧余禀賦虛軟重以積苦風霜遂嬰千年之痼君嘗爲吾憂之誰謂病者存而不病者先之也死生儘何理而雖尋常夢寐間

何不一與吾相接而叙平生之歡也花辰月夕輒與令季相對於悒言前日事如昨而羊曇已矣鍾子去矣有酒而誰與醉有琴而誰與聽千古氣類之感雖其所尚不同而吾亦一般心懷也於乎化者已無及而君仁厚之澤其將食報於後以昌其類乎哀胤弱年持衰能視禮無憾間以收拾舊業不墜古家模範若夫事務巨細有季難在克體友于之意無所闕遺靈之目其瞑矣余以孤露餘喘年已知非而但尺孩在前沒沒塵白如苦海迷津切偲強輔之如兄者又棄我而遠伥伥焉忩忩焉如失侣之鴻無相之瞽靈

如有知必將悲憐而悒悒也

祭金丈樂洪文

尊靈宣城舊閥剡溪名門孝友任恤睦姻旣受家庭之訓壽富康寧好德儼爲鄉隣之尊顧我本生世莫之區而公先代贅寓之地自祖宗視內外均是子孫同里幷居出入必相救助斯乃情誼之篤骨肉無間所以聲勢之援唇齒是倚惟傳世積累已久肆後孫蕃衍益昌園屋櫛比殆若許海陵第宅庭樹珠娟無讓郭汾陽兒孫科甲連仍門闌之前後稱慶隣落與旺桑柘之上下成村源遠而流長根深而支茂累世

承受之業惟公是宗全門依庇之私惟公是仰大老黃耇是式惟三達德所尊長子白首承歡尚萬石君無恙何圖戚門剝陽之會遽見碩人泰山之摧八旬頤養皆云仁者必得一時逆理是乃禍不單行天地消長易所謂君子終也邦國殄瘁詩不日哲人萎乎三霜奄過九原難作念我後生猥以齒芳忝在姻親風樹根深常切靡及之痛殷孚誼篤畧陳菲薄之誠不昧者存庶其來格

祭金聖欽文

於乎痛哉往歲之今月也吾哭君而歸幾乎隨君而

謝斯世矣今幸寄而存又哭君死之日儘死生有限
病亦無能爲也於乎君與我幷世而爲兄弟之親殆
五旬于玆而除沒知識未省事疾病違間時相見而
歡喜者又幾何日月也一水上下地數亏餘會少別
多而憂樂焉相共緩急焉相聞尋常邀速無不相通
我往君謝君至我喜知君者莫我若君亦知我之深
者也所以於哭君之日不暇悲君之先我而竊自悲
哭我之無人也於乎君可謂今世之完人壽及知命
而有子承家不替先猷冠裳巾髮保以全歸佳城之
卜又與先府令公新兆而近怡愉供歡於陟降之傍

幽明一理死生無間則亦豈非千古仰情之具耶吾則一殼未冷苟延歲月短髮如絲長袖如穗耳聞無非㦙魂目接都是朔鷴坐在蒼茫無津之岸常恐七尺矮短難保其天形歸報於先人也君如有知亦必憐我之在後也餘外零瑣君不欲聞吾亦不欲竊竊盡言言之亦何益也於乎痛哉

祭族祖 禧壽 文

於乎人之生於世知遇之爲難管鮑以其心牙鍾以其音荊漸以其氣其知也無間其生也并時分形異體而爲一人之身死生休戚無不相須則彼豈以外至

而爾我之我公與我一而已人之以公我而二之者
公之性通達而我則疏迂公之志堅確而我則委靡
公之論明快而我則含糊此其淺乎外者爾苟其所
同者在乎一片淡處則人之二之者終歸於我之一
而不害爲剛柔之濟水火之資也我之知公在妙歲
而一見便相許源源而從情孚志合動輒相隨若駏
蛩之不相離以至翰墨之遊公車之役公往而我未
嘗不從逮歲西卿經春閱夏嘗與公巡雪城半日而
畢由終南上北嶽題名巖壁以備重度于時新雨初
晴連江暗柳滿城纂桃令人心目俱怡相與嘯傲放

歌而歸南遊達圍周視月城見金江之浩渺八公之
崔嵬擧子波奔市巷沸鬧稜酒失笑竟夕而返壯年
英銳之氣若將有爲於世不止今日如是之公與我
也命數之同又何其無間也於乎公家自先世以孝
友著於鄉公尤篤於追遠向先之誠違菴之仙躅已
塵而公實倡始箭山之傍塋不火而公又經紀若其
先集之營刊禮書之鋟行夫孰非述事繼志之美而
我之隨後而與聞者亦十之一二耳往歲箭齋之會
一宿聯話哭紅對白傾倒心肝分張之際十步九回
印言後期之易而至相望不見而行誰知此一別奄

爲千古隔耶於乎痛哉我之不見公二朞有餘矣無
一晷一刻之不思乎公而其間時像之洶擾鄉議之
糾紛門事之乖張可驚可愕可憂可慮者不可數計
使公而在亦或處置之得其宜而維持之有其道耶
於乎砥柱折而奔波頹一方之士將何所依虹樑摧
而大廈傾一門之人將何以支公則已無知矣後死
者只自仰屋而長吁也已

祭金表弟庸必 洛升 文

於乎人生於世情誼乎心志同托爲兄弟者海内皆
是況於至情之親幷世而生忘形而交磨肥而愛不

以爾我而間則其於存沒幽明之際豈以時月之久
而可一息而忘之也哉吾與君自省事而兄呼弟視
者殆五十年于玆矣吾之質虛弱而君完厚吾之性
迂緩而君通敏若其文辭之華妙筆翰之勁健言議
之高亢皆出吾一頭地吾嘗恃之爲前茅心以爲吾
黨之生出此人天果有意乎其將平步康莊以之華
國而瑞世者實非吾阿私而儻倖於君也君之所自
期者亦未始不早晩於是也記昔玄駒之歲吾與君
遊西城閱春夏對屋而館館主姓洪者斂容而前曰
公見今世之眞君子者乎如未也盍亦隨我而家乎

余曰誰歟洪郎氏君之字而欽歎再三曰眞君子也
眞君子也君雖在逆旅終日欽襟危坐儕友滿堂未
嘗貧居笑傲洪則有見乎此者歟噫世之衡人物者
反不及此人之見而使君王蘊而珠藏終爲窶貧之
寒措大冬夏裘葛朝暮盂盤終歲晏如竟如是而止
知命者亦將責之天乎人乎於乎悲夫觀今之世晉
化夏張海邦豪傑之士羣皆彈冠而起朝緋金而暮
章綬占小技名一能者無不錄用君非惡此而不爲
也非其時也亦非其志也縱或時至而起宮壬廐萬
之裁減節損亦能藉吾之手而行吾之志乎君其色

乎斯而先其機脫屣人間以之歛舊姓而全餘髮不害爲元祐之一完人君亦何恨但年齡不甚衰暮婚娶未盡了債繡句之腸銀鉤之手尤爲可惜而仙府修文之會什與元白米張之流翺翔并逐於玉樓瑤臺之上矣君之不遇於此而遭遇於彼者抑亦理之塞而通者耶若吾衰且劣者才疎命奇顚倒風埃終老無成比年以來禍患以焦其中疾病以勞其生但未息者一喘尚何生況之可累於冥冥耶意符到之不遠伊邇而夜臺從遊之樂將無窮期矣

祭族兄成府衙文

於乎痛哉以君之才之質之美而竟至於斯乎吾嘗見君之文辭敏速而知其有成言議爽豁而知其有守姿性寬而緩儀貌完而厚意其必久於世而張大我門戶誘掖我後進以之僉目於鄉邦而於前則吾見不爽矣於後則非吾所逆覩也信難知者壽與命而天理之不可必有如是矣抑吾門運衰後生無祿天奪我月塘之速而不少憖遺於世乎於乎恫哉往在白龍之春余與君同赴洛圍與之先後於場屋見君神氣安閒舉措雍容出而語君曰君今其有成矣君笑而撝之俄而一榜罷有再設之命我則尋鄉君

且畱竢後未幾而捷應製魁名余旋入洛擢手於泮
西君啞然而笑曰大兄果有先知者乎向日場屋之
言今果驗矣相與一噱而罷君於發軔而行其所志
人或議君之爲而吾在可與不可之間君亦以爲至
言也自此而世故紛如益無意於進取隔水西東源
源而從徜徉乎山水每東城花爛西江柳暗攜觴展
軸與梅翁睡老鼎坐吟嘯畱連數日興盡而歸人指
以爲吾家之月塘而君與我不相見今幾日矣昔鍾
子期死伯牙終身不鼓琴今君之歸吾有人琴俱亡
之痛詩酒之莚從此而撤矣昔君之遠也人皆有送

什之詞而我獨無此者不忍死君而亦不鼓琴之意也君其無憾耶於乎君身歸土君靈在天其將與王局文仙翺翔乎佳山韻水聯翩唱和乎抑又冥冥漠漠無見無聞而乘化歸盡耶吾未之知也於乎君則已無知矣君之二孤皆勤幹能持守不食之報其在斯乎靈其垂鑒也耶

哭從子勝彧文

於乎汝之祥今闋矣汝之歛于木而納于窆也吾一未嘗往見亦未嘗一哭惟次言笑如常時出入汝家無異平日豈此心之頑而石與木耶要以慰汝之孀

而拊汝之孤耳心以謂曰將盡放吾之聲渴吾之淚爲汝一濺矣適於歲初嬰奇疾幾乎見汝而又不見但未冷一息寄在陽界欲進而不能行欲哭而不能聲積二朞而燩此心釘此肚者又將鬱而未濺見汝之遲速固未可知而猶是此生情抱又安得無一言以訣也收散渙之精搆悲楚之語使子勝河替哭而哭汝其聽之昔我先考在堂而吾兄弟四人皆未擧男汝始生於先考周甲之前歲形貌秀朗聰聽不凡擧家稱慶先考尤奇愛之才學語便授以課讀四五歲已曉解音義余由此知其有進就益加課讀不令

一日放過積十年而幾乎目吾之目口吾之口手吾之手詩表疑賦隨遇成章時出警語頃於浦社文會汝所製詩賦皆見魁座主顧余而言曰君能倒盡囷廩八咸君之腹死無恨矣余雖辭以過奬心未嘗不爲喜也耶意猜兒竊聽使賀余者反爲吊我者而有此不忍見不忍當之境也早知有此寧使汝目不丁而手不觚劃地種田以永天年也於乎往歲汝父之喪吾肢體已割其半今汝之歸吾肝腸餘者幾許吾今年六十有三目昏而不能視手戰而不能書呼汝而汝不應問汝而汝不在束手閉目而坐生世亦何

烏於乎汝之孤孩與街巷小兒魚隊而行驟見之如汝舊型敎此而至於汝之前日者非吾所可及而汝亦必不以此而望於我也但望其壽加於汝福過於汝以世汝家耳病加氣昏言止於此汝其知此老叔之悲耶於乎痛哉

上樑文

鄉序堂重修上樑文

鄉大夫三物以敎竊取古處時規模賢太守百廢俱興喜覩越明年修餙仍舊貫也多前功乎顧玆鄉序名扁之堂實惟郡曹執綱之所環嶠七十州風化相

龔自古稱龔黃之治左海五百年涵養旣深至今傳鄒魯之號樂樓醫院之設斯盖養老於庠錦案襟錄之藏亦惟造士于縣念斯堂取長長之義肆吾鄉有彬彬之風亭榭游觀之次第命名河相公餘愛未泯飮射讀法之前後立約李夫子遺躅尚存粤經始於成化丙申監董是當時名碩繼修葺於嘉靖丁未助辦吾先祖弟兄肰名區顯晦無常亦故宇興廢有數雙龜挾砌桑田之刼海易遷隻鶴當軒華表之浮雲屢變俗美之寖不及古惟魯殿獨存歸肰鄉議之必會於斯曰鄭校不可毁也昔吳侯下車之日適楚邱

營室之時深憂大厦之難支土木工役焉若神有助今距州城而稍近江山形勝之易地皆然斯可見舍舊就新眞所謂不遠伊邇咫尺聞晨鐘暮角欣欣然一區昇平前後望水閣巖亭洋洋乎十室絃誦爲貳令狎署之所殆若監承之閒遺後人重覆之憂何遽竹樓之朽幸今侯之急於先務念玆宇之久而益頹積數十年經理之勞其時可矣費三千戶些毫之力不日成之爰拓舊而改觀遂換新而俱復彼鉅者彼斧者棟樑榱桷之大小皆宜苟美焉苟完焉房室砌礎之進退無易安如山風雨不動鷰雀賀成拓其址

蓁莽旣除翬革增彩若不偶事有待也是誰賜民曰
歸之責都料而告功某年某月某日某建詠斯干而
同落自東自西自北自南玆舉脩樑恭陳短頌抛樑
東宮墻屹立鐵山東洋洋百里絃歌地鄒魯儒風振
海東抛樑南華雲遥望鶴山南環鄉鍾得文明氣名
士林林擅嶠南抛樑西巖龜雙拄水東西願將千載
遊蓮壽爲祝三宮百拜西抛樑北萬星緯錯拱辰北
河城似我民城堅大嶺連天環極北抛樑上蒼蒼元
萬昭回上桑溟瑞日復朝朝風化遠期三代上抛樑
下迷茫綠野無高下蓮塘活水注清源也識民情如

就下伏願上樑之後儒風復振鄉俗益淳序長幼規過失申呂氏鄉約之條尊吏法惇詩書見省州民俗之古寔此堂不輕而重盍吾黨顧名而思將使取法於前龜巖公經始既遠竊喜載名於上樑泉翁偉文足徵

德洞齋舍講堂重修上樑文

自祖宗均是切後人羹慕之誠仍舊貫如何喜先齋堂構之美固知有數存者盖亦聚族於斯於惟我先祖承旨公潘南文正之孫嶺外分派之祖盖聞依育外姓嘗隨襄陽君寓鄉亦云擇耦名門仍就綾城氏

甥舘抱弱齡終天之恨奉直郎文獻無徵追餘慶及
褱之恩左承宣 贈秩可考顧玆德洞背坤之位實
惟先祖衣履之藏積百年與斯見名義不偶來千里
止亦惟形勢稍寬羅州氏十世舊塋入誦龜頭之篆
古昌府一等吉地俗傳龍領之珠肆先靈冥騭泉途
而後孫世奠嶠邑自元昌三派蕃衍直所謂積善有
餘惟嘯祖七棣聯翩亦可見群賢輩出無忝乎爾猗
槐翁逸老之氣節文章始發於今亦湖令剡台之恩
資榮秩睠玆幾百載傳受之屋實爲十數世省掃之
齋供殷奠而升香庖廚之不可無所肅齊戒而盛服

房室之所以從便爰有廳堂翼之隆寔爲飯席燕
毛而設旣以飽旣以醉奚但親戚之叙情于時處于
時言樂與宗族而共享㤗古構營葺之久致大厦傾
圮之憂嶠嶺七十州灰燼蕩殘幸免辰巳之厄嘉靖
三百年風雨已過又值丙戌之期江山顯晦之無常
幾度隨毁而補卯壠追慕之益切方謀改舊爲新是
以僉宗之不謀同辭玆乃先世之有志未就將奈物
力之不時難辦殆若空中起樓或云功力之待年將
營無異道傍作舍蓄祭田歲扐之用升斗僅零取別
所拮据之資銖寸是積玆當赤豕運建卯載叶靑烏

訣簡辰用舊材而試工棟樑榱桷之尺朽不棄拓前
址而定礎進退方面之一步無移責都料不日告成
事半而功倍委幹任閱月監董費省而工專迨邠民
于耜之期先周人斯干之頌彼鉅者彼斧者衆工效
公輸之才美奐焉美輪焉闔宗同平子之喜鴦亮蠋
瓦之翼然重覆窔徒風雨攸除鳳樑虹桷之燦乎如
新抑亦山川增色矧斯堂重完之舉卽吾門再昌之
休其斯聚斯歌同此渠渠之屋以祀以侑庶慰洋洋之
靈燕雀猶知賀成豈無陳頌之願豺獺亦皆報本祖
效追慕之誠茲舉脩樑恭疏短引拋樑東削立清涼

屹半空西與賢孫傳道訣吾宗十世尚遺風拋樑西
竹岦嵯峨天與齊屺岾茫茫當日恨鄉山千里一望
迷拋樑南清洛邐迤看映潑藍也識源初同一水溪分
湖別與川三拋樑北小白連天雲一色積累定知由
祖宗後人須護攀躋力拋樑上星日昭昭王宇朗陟
降英靈無日高悽然如復覩儀像拋樑下數畝林庄
秀而野鬼秘神慳永勿衍恣千秋扶護齊明合伏願上
樑之後先靈默佑門運復昌花樹團圝樂章氏宗族
之蕆蓬桂芬郁冀子公門閭之榮敦孝友睦婣奉先
訓而不墜俾昌熾者爻垂餘慶於無窮敢曰前人之

將多允矣君子之攸宇

道林書堂重修上樑文

斯道有修藏之地粤昔年移卜靈區吾林勤與守之方迺今日重新故宇如何仍其舊貫非敢多于前功伏惟此道林書堂實維我剛州鄉塾退陶夫子宮墻如昨槃增山仰之誠醉睟先祖諱帖尚存倍切雲仍之感羣巒擁扶輿之氣璞峯道峯平川注清淑之精斗月望月肆前賢始玆營建俾後生於是依歸近接伊水之源臨于川上追倣蘭亭之事會於林中德不孤儒先之芬躅不遠仁爲美士夫之園林相望非適

收勝於遊觀俾令有所於肄業才識器局之是擇是
處殆若蘇州學齋居德業過失之相勸相規克遵藍
田氏鄉約英賢輩出是爲周多士克生章掖莘兟抑
亦曾君子斯取顧惟沙汰之歲久浸齧所以基址之
日就沮洳蓋聞自卑而升高豈無爽塏之地不可悉
濕而居下終有耿圮之憂眡于陂塘奚得白鹿之址
相彼岑蔚乃止黃鳥之隅斯主幹得措置之宜而造
物有升沉之異晴嵐八眼山如駕鶴飛天主岳回頭
谷稱渴馬飲水自近及遠文物彬興舍舊就新溪山
增色然修築歲月浸久故傾圮時日以憂階級頹礎

面傾盖以背山臨谷瓦縫綻椽桷朽其柰上雨傍風士四方皆歸常患不容於舍工十楹重覆猶懼易朽之樓是以僉長老合謀拮据斯有本別所若干貯畜擇幹任而鳩聚求瓦求村叶吉運於烏經某年某月堂屋間架之稍增其舊凉燠俱便棟樑朽廢之咸易以新後儉是適久矣經營於心上見其突兀於眼前役不擾於民時為伺三農之隙事若佑於神助乃訖數月之間都料獻功鉅者役斧者役多士以落聚於斯歌於斯岡巒聳頭龍翔而鳳舞風雨不動燕賀而翬飛於乎地之顯晦也時道之升降也命廢功令十

月之業澤宮俱空殖斯文九陽之灾畏壘如掃道在
邇人自遠道殆哉岌岌乎斯師所存已以爲師盍亦
慥慥於是不患肄業之無所其各安仁而廣居茲因
舉樑敢效陳頌兒郎偉抛樑東朝朝曜日徼溟東如
今海內渾冥摘斯教方知在我東抛樑西王削奇峯
岸水西爲學要須高着脚無徒鶩外效嚬西抛樑南
飄然華鶴拱天南文星鍾得林林士從古英賢數嶺
南抛樑北太白連天臨極北我識儒風由上行衆星
環拱宸居北抛樑上鳶天一理昭乎上川雲潭影日
悠悠靜處猶宜尋向上抛樑下活水洋洋流就下放

海盈科君試看出泉元自山之下伏願上樑之後鄉風丕變儒化蔚興家而誦戶而絃士敦詩禮之學入則孝出則悌里有仁厚之風鬼神兮禁呵不祥後人兮嗣葺勿怠

三樂堂宗宅重修上樑文

樂居家爲最仰先亭三字之扁儉後世以師覩古字重修之美孜之以時則可矣盍亦仍舊而貫乎惟此四邊里舊墟曰有三樂堂故宅仁爲里美數兮滄溪之間德不隣孤咫尺竹牖之墅山明水麗實奈已形勝之區洞浚邃幽乃君子棲息之所粤嘯祖退居東

里而睡翁措置南園泉石居然先生之精舍所在衡
泌可以隱士之邁軸不諼落落長松夏寒亭吾名以
冽冽幽淙夜瀉水我濯斯惟樂翁儘難兮鄭兄徛六
爺承是父是祖聞詩聞禮復得夫子之孫同志同心
殆若知己之友崇禎日月慕首陽百世之風伊洛淵
源倡河南二賢之學遂將別區花石永爲傳世箕裘
題扁之華墨淋漓盖稱韓石峯筆寫景之詞藻旖旎
久傳史行人詩聖人之心法猶傳得之此孔門綱目
先世之手澤尚在藏於是王枕珉床古稱隱者之盤
旋西通蟠谷後與羣賢而尸祝南有山泉顧江山顯

晦無常伊第宅傳受旣久前傾後圮常思苟美苟完
上雨傍風幾度隨毀隨補金門無千金之産舉皆姑
息幾安大廈非一木可支諺云容易鳩聚故諸宗合
議商確亦胄孫實心周旋畧收先齋奠餘之物爰置
重修營建之所是誰責也宜子孫肯構肯堂無爾忝
乎自祖宗爰居爰處固宜先靈之默佑奚止僉謀之
詢同拓地於黃狗之春卜云其吉始役於玄鳥之月
物亦維時溪山改觀基址則不移尺寸涼燠異節堂
室焉各有方便久矣心上經營見此眼前突兀輸運
萬牛同力適用是都料羣工廳舍一馬僅容亦已寬

太祝奉禮督子姓而執土木入皆殫 誠隙寅賓而事
斧斤民不稱冤斯積年未遑之廢 乃不日經始而成
閱百歲而重修豈徒夏亭里光色合一門而并力亦
有春江翁指揮父傳子子傳孫永爲奠守之宅後視
今今視昔豈無嗣葺之人玆因舉樑敢效陳頌抛樑
東蓬立雙峯擎日紅嘯祖楸陰其下在英靈千古安
幽宮抛樑西盤谷村溪路不迷依舊園林花樹宅居
民傳說逸翁棲抛樑南天外芙蓉積翠嵐列立兒孫
山似簇千斯歲久百斯男抛樑北小白連天雲一色
忽說當年城下春 日邊遙望是京國抛樑上福善昭

昭垂至家傳世支宗慶不窮吾先積累稱鄉黨抱樑
下一望平川流不舍鄒魯儒風自一家家絃戶誦無
冬夏伏願上樑之後坤靈永護門運益昌誦其詩讀
其書無廢前人之業入而孝出而悌不墜古家之聲
一洞烟霞之區百年文藻之宅

家狀

王考槐軒府君家狀

府君諱在璣字穉敬姓朴氏潘南人遠祖諱尙衷高麗
直提學諡文正公入我 朝有諱訔佐 命功臣諡平
度公中世諱蓊 贈左承旨始居嶺之安東是生諱

珩　贈參判生諱承任官大司諫號嘯臯先生享本郡龜江書院生諱漉官禁府都事號醉睡生諱檜茂號六友堂亦官禁府都事享本郡山泉書院生諱烊啓功郎生諱仁基文佐郎號翠軒生諱文紉成均進士號問月堂於府君爲五代祖高祖諱世南曾祖諱孝元以文行名號靜觀齋祖諱時喆考諱道中妣醴泉權氏草澗先生文海之後士人增之女有婦德府君以　英廟丙戌生于古川里髫幼有異姿聰穎過人才學語便曉解文字及長性剛介有執守不肯俯仰於人早謝公車不屑進就惟以事親奉先治身正

家爲本分事家世清寒貲業未敷而竭力供具滫瀡必親甘毳必嘗先意承旨以致其歡心居喪戚易俱至每遇喪餘節朔之薦必前期齊素具脩蘋芼之品不爲苟備而使之精潔待客不以疎戚爲厚薄而務盡款誠儀容整肅人不敢仰視持操堅確人不能撓奪聞人之善喜不自勝恤人之窮不有餘力待後生小有過差必痛責而不饒有一善可取一事可尚則必獎許而加勉此所以見重於人而人不敢不服也嘗於鄉黨有一老人着單袍而寒不勝者卽以所着裘衣之曰我有餘襲有一少年穿弊襪而趾不掩者

立與之喩曰寒士之遍身輕者非力所及而亦不必爲也此則尺寸費耳疎脱如是非所以檢其身也況於相先體貌之地乎其人謝服未卽府君之所居也廳堂間擇向明處終日端坐當膝處皆穿府君之律己以嚴御衆人以威服人以德皆此類也丙子之後嶺論攜貳府君終始鎭定屹立頹波倚以砥柱焉於乎府君以淸秀之資剛潔之行承襲乎先訓交遊乎大方攜染有素取用裕餘在家而家道正處鄕而鄕綱肅平日所養槩可知已惟其世丁衰叔坎壈以終進不得展布所蘊施諸猷爲此於府君不足爲加損而

亦豈非孱孫之所可恨哉府君以丙午九月二十日
考終于禾洞之寢第享年八十一 初葬于郡南沙川
峴癸坐穆厝于遠邑嚴三禎洞負兌之原配安東權氏
父 贈司僕寺正聖翊先府君四十八年而歿繼配
仁同張氏父泰熙果齋壽禧之後後府君一年而歿
育四女而無嗣取堂弟在德子齊望爲后女適參判
金鎭河士人金永琦權氏出張憲矩金光欽張氏出
參判嗣男禹宗女柳道羲金趾永朴周琮柳進運通
政朴奎壽本宗入永琦男樂繪樂純女李鍾亨宋祜
永權應星齊望生四男奎陽并陽箕陽斗陽斗陽出

爲齊顯后奎陽男勝河井陽出承本生王考祀實義
起而非正也無子取箕陽第三子勝彥爲后箕陽三
男勝彧勝彩勝彥斗陽有一男幼不肖生五歲受十
九史于府君之側常左右梨栗以誘之曰讀書之暇
不離長者之傍是爲人之方必使之朝夕隅焉府君
之音容儀範歷歷如昨而若夫平日制行之美處事
之詳實蒙然未之窺測竊懼夫先行之愈久而無傳
也畧以省事後所聞於家庭者及門父老流傳之語
而記其萬一以備巾衍之藏非敢溢美也世有立言
之君子庶或哀其意而取裁焉庚子陽至月旣望不

肖孫奎陽謹書

本生王考處士府君家狀

府君諱在德字穉道姓朴氏潘南人文正公諱尙衷之後四世有諱磬 贈左承旨始居安東是生諱珩 贈參判生諱承任文大諫號嘯皐先生子諱漉號醉睡子諱檜茂號六友堂兩世皆官金吾子諱烋啓功郎子諱仁基文佐郎號翠軒子諱文紡成均進士號問月堂高祖諱世南曾祖諱孝元祖諱時杰考諱萬中妣安東權氏士人德行之女育一女無嗣取族弟成萬子爲后卽府君也祖諱時晋 贈司僕寺正

曾祖諱履采高祖諱昌殷妣漢陽趙氏父協陽府君以 正廟癸卯六月十五日生于剡溪之村第幼有至性進退應唯不咈乎親心出而遇異味輒持而歸以遺二親及成童才識通朗受課學開卷迎刃不煩提督見者以遠道期之嘗曰近世初學之士先以進取爲心規規爲功令者非吾所知也自是優游傳記不屑爲舉子業誘進蒙秀誨之不倦暇以嘯咏於烟霞水石之間尤幹於事爲凡家內吉凶喪祭之有難辨者門長老必使主之所居剡中居人櫛比而鬧甚擇地於德巖之修義洞取其村俗淳厚時逸圃翁

修養于盤中隔一岑而近朝夕候問情誼甚摯家勢清寒環堵蕭然而不爲外誘所動客至飯蔬水飲而淡如也至於追遠奉先之方備盡誠力不憚煩劇六友公墓舍年久頹圮府君親自監繕鳩材力役閱月而告功鷹坊累代先墓之省掃之資府君與族弟好笑公松壽方便措劃以至成就府君平日立心處事之詳此其萬一也府君卽世之翌年不肖拜從大父于剡中嘗垂泣而爲不肖道其槩府君育一男而無他子王考槐軒公以宗祀爲重請以爲后府君無難色曰我後當有子豈不以宗事爲念人皆韙之而卒

以無嗣人或以伯道而悲之者於乎不肖才毀齒王考見背府君來往禾洞里第日受課業經四載而府君又下世卽庚戌二月二十一日也時尚蒙騃未及窺見府君履行之實而昔之蒙騃者今老且病矣竊懼夫先行之久而泯也畧以平日所耳目者參以長老之言撰次其事行以示來裔府君娶全州柳氏尚潤女早歿繼德山宋氏宅星女後府君而歿墓三禎洞王考墓下震向之原柳氏墓上古村後艮坐宋氏墓鍾山先塋下乾坐男卽先考齊望孫奎陽井陽箕陽斗陽府君未立嗣而下世以次孫井陽爲承祀無

子又以箕陽第三子勝彥爲后於乎府君遭家傾圮早廢舉業施諸猷爲者僅止於綜理家務奬進蒙秀日用所當爲者而壽躋七耋竟不嗣而終此不肖輩之所飲泣茹恨得以泚筆於府君之實行者卽亦幼時所受於家庭者謹抆淚以書

先考學生府君家狀

府君諱齊望字聖登姓朴氏潘南人文正公諱尚衷之後中世有諱勢　贈左承旨二傳而至諱承任文大諫號嘯皐先生四傳而至諱仁基文佐郎號翠軒於府君間七世高祖諱孝元曾祖諱時喆祖諱道中

考諱在璣號槐軒妣安東權氏 贈司僕寺正聖翊
女繼仁同張氏泰熙女俱無嗣取府君以子之生考
諱在德妣全州柳氏父尚潤繼德山宋氏父宅星府
君以 純廟甲戌八月二十八日辰時生于剡溪之
里第乃宋氏出也幼而性度寬緩舉止安閒王考府
君性嚴峻見人無長少未嘗許可見府君大加奇愛
卽以爲后年十二離生闈八禾洞宗第讀書之暇不
離王考側進退應唯一如成人王考不甚訶督及志
學請業于隣居權公寅壽公每語人曰此兒他日成
就不凡以親命治功令業隨衆應舉而見士習日渝

無意進取惟以固窮安貧爲本分王考雖世守淸約
性尚簡潔服不御垢弊食不進麤糲府君一意承順
家無擔石之收而二親甘旨之需未或闕焉不肖輩
幼時見洛藍海卵之 甆罌漆榼列於案上朝夕替
適可而進每遇諱日薦羞之物雖未豐備必先期供
具務要精潔將事之際洞屬兢惶此家庭日用之所
嘗耳目者不幸㥦禍連仍丙午丁王考憂丁未遭內
艱庚戌本生王考下世壬子吾慈氏見背癸丑遭本
生內艱八年之間殯葬祥禫無虛日府君雖祁寒暑
雨不脫巾絰仍患阿睹幾不能視物家計益濩落斥

禾洞舊庄移上古斗屋壁立瓶粮無儲四男皆幼尸饋無人知舊或勸使尋聘府君笑曰吾貧無以資有強之者仍即愀然曰世間剛腸者幾人萬一差誤有閔子王祥之遭則吾雖爲一身謀忍令此四兒而罹此乎有卜姓而來請者又堅拒不聽保養孤輩以爲久遠之圖大者薪次者汲少者舂而爨數米而炊計口而給以供晨夕日府君召孤輩而詔之曰人生於世其道有二士與農也非士則無以保門戶非農則無以供衣食汝輩才性皆不甚鈍劣一齊成就豈不是老父之至願而勢有所不逮莫如兩全之爲好大

兒長而有重小兒弱而尚幼可從事文墨不墜祖先
遺業居中二兒負任差輕年又稍長可綜理家務以
爲子孫計孫輩承命號泣以其日各修其任積十數
年不相妨害不肖才弱冠府君命使赴舉必織席以
備資送于郊外至不相見而返如是者累矣不肖時
以貢舉不古財力甚絀爲辭府君必强之以喩曰旣
一出跡惟在我之盡其誠而已得失亦天也前後大
小觧額殆至五六次而輒不利於省闈此非人子之
所茹恨者耶於乎府君賦性寬仁持心謹厚立志剛
潔居常語言之間揚人之善容人之過以至童穉婢

僕必諄諄誨誘不見暴怒之色接人以恩無嚴厲之容而有不可犯之威處世以和無崖異之行而有不可奪之守節約以安貧非義之物毫分不取非禮之地步武不踐至於見人之有疾病禍患輒親自往視不憚旦暮甚至閭里卑下聞有危急必至戶外而問其差劇由是衆心悅服每吉凶有事無不樂爲之使役焉見人之悖理者則輒謂孫輩曰人之無良汝輩宜深戒之嘗有人以其墓田請賣者傍人以其價廉而勸之府君曰此鬼料也彼雖傷貧空山一年之火豈忍由我而廢之耶賣而還之有隣畊而割畔者府

君曰汝輩不聞終身讓畔不失一段之語乎不許相
較所居平衍處府君取松本數千以植之有譏之者
曰晩矣子之計也植松於今日而看亭於何時府君
笑曰植松是在我道也看亭非干我事也後來者豈
無其人今之成林是其手澤也府君平日立心制事
之期於久遠者此其槩也府君以癸未正月二十日
戌時考終于古川里第享年七十初葬家後翌年遷
厝于郡西壽院村之七吉洞坐壬之原配安東權氏
父錫元號密窩祖文赫外祖安東金達倫有婦德先
府君三十二歲而歿初葬盃洞今合祔于府君墓右

生四男長不肖奎陽次井陽承本生王考祀次箕陽
斗陽斗陽出后奎陽男勝河井陽以箕陽第三子勝
彥爲后箕陽三男勝彧早歿有一子幼勝彩勝彥斗
陽一男幼庚子嘉平月上浣不肖孤奎陽泣血謹書

先妣孺人安東權氏行畧

先妣姓權氏貫安東父諱錫元有文行號密窩祖諱
文赫有孝行高麗左司諫思復齋諱定之後妣安東
金氏父達倫先妣以　純廟乙亥十月一日生壬子
五月二日終得年三十八以其年七月葬郡西盃洞
亥坐之原今合祔于先考墓右異壙而同封於乎先

妣年十七而先君子以禮聘之入門而執婦道者二
十有一年不肖之母呼而恃依者才十有三歲晝宵
呼慕而茹痛者今四十七年哀哀昊天欲報罔極更
雖欲收拾遺聞以示來後得以倣像其儀行之萬一
而無由考問畧以幼時所耳目於壼範者而妄爲之
撰次非敢爲文也不猶愈於泯沒而無傳也哉先妣
生數歲姿性異人孝於二親人遺之以珍美必受而
獻之外王考客窩公嘗奇愛之字之以孝曰此兒適
人而必昌大其後才學語授以蒙學一再讀便曉解
文義十餘歲受經傳如周召南七月東山等詩及二

璧賦滕閣序岳樓記等篇無不通誦每江閣月明密窩公必使之連誦聲韻清爽解說音義至於組紃織紝之工見輒成熟不敎而能不肖嘗受學于密窩公公曰汝之才不及汝母萬萬因於悒爲不肖道其詳王考府君性嚴有法度家壼之内不假辭色以至縫製饋食之節小有過差必加嚴責而先妣一意承順備盡誠敬王考嘗曰自新婦入門衣吾適體食吾可口先祀蘋芼之薦極其蠲精門戶之昌將由汝始矣眷愛彌篤家在邑里之衝賓客無虛日而貧無以供以白米數淘精鑿淨洗作稀粥盛以白甆清可澈底

人見物之至潔者必曰槐亭白粥先君子奉兩庭四親服八年之哀殯葬祥禫終始無憾者實先妣之内助以也同居二十年一未見乖忤怠慢之容箱儲常々之而每遇俗節歲新一家長少必更換衣件若有備焉及卒之日無一稱隨身之具只所着常服沒沒以殮於乎痛哉時四弟才三歲不知纊息已絶抱持飲乳而號見者掩泣及葬外王考爲文而哭之曰年豐而蔬糠不充腹冬寒而短裳不掩體盖記實也不肖輩之晏息飽煖者將何所逃其罪哉先妣以溫柔之德慈良之性擩染法門㓜而盡孝於爺孃嫁而奉承

乎君子舅姑稱其誠宗族服其行宜其享遐福以受
子孫之養而壽未及中年備經無限辛苦窮厄以終
使不肖輩抱此罔涯之痛天乎忍此先妣之靈亦應
不瞑於泉下矣生四男而孫曾幷若干錄在先考遺
事今不贅焉庚子嘉平月不肖男奎陽泣血謹書

三弟秀士君行畧

吾兄弟四人君居第三於吾間五歲君以乙巳十二
月十六日生于修義洞之本生寓第君始生而形貌
端正姿性溫謹於吾弟兄殊絕本生王考嘗曰此兒
他日必爲穩愨藉人非若等比也及長才識穎悟分數

詳明與羣兒嬉戲口不出鄙俚之言受蒙學而音義
句讀必節解而詳問期於必得見者異之不幸罹禍
連仍壬子吾先妣棄不肖時君才八歲上有七耋大
母氣息奄奄吾兄弟僅象勺之年而尸饋無人吾先
考度不能皆使之就學遂令分任而爲兩全計以四
弟尚幼而不堪事役故與吾治工業君及二弟居中
而差長故任家幹受命之日兄弟相對而泣仍各就
其事積數十年不敢少懈使吾得安坐讀書專意功
令家政無闕惟君是倚焉先君以居室陜隘築小屋
於墻東因以君家之府君隨而常處焉余以應舉奔

走京鄉時月之曠無歲無之而親側之起居溫凉一
惟順適已卯春余忝京解以省闈日迫留在泮邸君
在家見書背資錢穿雪而來握手旅館留數日而返
于時烟雨初晴江水流澌城桃蹊柳物華方闌相與
分手於松江之北岸十步九回至船往不見而返吾
至今思之每中夜沾襟於乎君以貧窶失學舉止安
閒言議簡寡不出儒家繩尺在稠廣終日左酬右應
人不見其淺深子夏所謂未學而謂學者是耶君禀
受堅完綜理詳核處事而一無踈漏治家而百度備
具分居之日僅一匙一鉢而秋無擔石之收不幾年

貲產稍饒爲親而要祭之助其需子女而嫁娶之備其儀其功反不多於乃兄之終身勤苦而無所成者耶天或假之以年則庶幾有晚暮對床之樂而孰謂君舍二兄而先之也余亦今年六十有一衰朽已甚其能久於世者乎深懼夫君之平日行治泯沒於後故畧爲之撰次焉君名箕陽字應武娶安東金氏士人芝根之女無育再安東權氏士人秉德之女有三男一女男勝彧早歿有一子幼次勝彩勝彥勝彥出爲二兄后女金信榮君以丁酉十一月十二日卒得年五十三葬郡東鍾峴乾坐金氏墓在鍾山先塋左

戌坐權氏墓在古川後洞卯坐

子婦孺人宣城金氏記畧

孺人姓金氏貫宣城文節公淡之後父輝轍以文行名號睡山祖樂洸母延安金氏學生有淵之女孺人以 當宁戊寅之月日生于禾洞里第幼而性婉學語見課童習唐詩五七言過耳輒成誦稍長受姆教而工譯書不幾日便通解音義歌章傳談到底滂沛聲如碎玉筆若貫珠睡翁甚愛之吾與翁同一閈而生自幼少嬉戲以至從遊翰墨無日不相隨晩又出没科場奔走嶺洛屢俛屢屈動輒相仗情誼之固無

間而命數之又酷相似矣翁有一女而無男吾有一
子而無女知舊有戲之者曰某有子某有女若與之
耦此天定奇緣豈有錙銖輕重吾二人者皆聞而笑
之及年而鄉里喧傳向之戲者漸而成眞許令納采
乃以甲午之五月日迎歸賢婦入門拜廟儀容端淑
舉止柔婉塡門而視者無不嘖嘖稱賞始執婦道喜
怒不形於色事舅姑不以慍忤之容御婢僕不施恚
罵之聲七年于玆庭無間言吾素患痰火遇事煩躁
自賢婦之來滿室祥和便覺心降氣平如無病之人
爲晩暮軀命之托豈意積戾延及使吾賢婦而至此

冤乎惜哉吾與睡翁皓白首相對吁悒不已汝若有知
豈忍瞑目乎吾亦朝暮寄世耳行將與汝相會以畢
此生未盡之歡耳每靜夜不寐思汝之聲容浸浸然
愈久而愈邈茲記常所耳目者置諸座右朝夕抆淚
而觀孰知汝老舅甥之悲也賢婦以庚子正月二十二
日終權埋于烽谷負乾之原有一女幼是歲之嘉平
月老舅書

錦南文集卷之三

錦南文集卷之四

上言

陶山廟變時上言

臣矣身等誠惶誠恐號泣百拜頓首瀝血以聞于

聖神皇帝陛下伏以尚賢崇報之典降自　朝命尊

衛廣守之責關係士林　臣矣身等遭逢　聖際斯道

復明此誠環東土億萬年啓運洪熙之一嘉會也豈

意國學崇奉之院儒賢禮祀之廟乃有此千萬古所

未聞所未有之極變極怪者哉　臣矣身等所居道內

禮安縣陶山書院卽故先正臣文純公李滉腏享之

所而文純之高弟故儒臣趙穆之所躋配也其地山水之勝爲東南之最而在洛江清凉之交文純之釋位而歸老也嘗搆一精舍以爲講道捿息之地實寓夷山九曲之趣深得先聖二樂之旨者也文純之終在於 隆慶四年庚午而粤四年 萬曆甲戌嶺外之士議以建院事聞于 朝俞命郎下遣禮官致祭其文畧曰受天間氣爲世眞儒上希孔顏下效程朱精思力踐學以爲己念我東國聖學久絶學問之功至卿更明博而又約庶幾大成佑予寡躬底治于美能自得師予有所恃云云 聖念震悼眷注彌隆

賜璇額而重廟號藏經會而備祀典頒書資廩所以
廣其學也試士設科所以殊其制也 列聖相受式
禮莫愆臣吳身等之所仰體俯念者迨三百年于玆
矣挽近世教浸降君子之遺澤已斬溪山寥寂先賢
之芬躅愈邈列郡畏壘之墟荊榛極目吾山講學之
所灰燼屬耳只此巖樓一區猶存先師肅清之宮而
俎豆揖讓之儀告朔可愛堂廡齋寮之居靈光獨立
行者式過者敬雖儓皂之賤樵蕘之見皆爲老先生
祠廟而以至尋常水石多小栽植無不愛玩而加護
者亦彝衷之發於至誠者也而況乎嶠鄉人士之圓

其冠方其領自肩於衿章之列者孰非我先正及門之遺裔後屬也哉所以山樑之痛愈遠而益深羹墻之慕歷久而彌切一畝宮墻瞻仰之有所而函席久曠絃誦亦撤聲響永閟心焉憂懼孰不欲衛護加誠無負我先師嘉惠之澤者哉不意去十月初一日辰刻本院三任因香禮入院見神門之交鍵已碎廟戶之雙扇不遂急趨而前惶忙審視則元位之椅卓見空配主之版櫝俱仆相與蒼泓號痛罔知攸措噫嘻憯矣以我先正之院而有是變乎文純之廟而有是事乎昔唐儒臣韓愈記羅池廟堂之詬罵者快其節

甃宋儒臣程頤見僧舍塑像必背坐者爲其以不恭以一方州侯之廟異教招提之像猶尚如此况於奠重賜額之院尚賢之祠而犯手於不可犯之地乎彼爲是者認是非人非鬼一種極凶極惡至頑絕悖之類滋長於大賢風化之地無嫌無惡包藏禍肚自陷大戾以促其生此天道之必施顯戮神理之亦加陰誅將不霣而自彰非久而斯得矣豈可一息容貸於覆載之間乎於乎我先正以粹明之學純潔之德乘化歸眞洋洋陟降如日在天如水在地决非幺麽妖竪一偸兒所可犯近而妥安之位驚動於暮夜肅

清之地汚衊於陰翳依神之主不知置在何地此爲
斯文一時之大厄會而恐亦爲 聖世名敎之累矣
諸生慢曠之失姓孫不謹之責鑽地莫逃而其爲多
士憤惋痛迫之情又當何如哉 臣矣身等伏以思之
蓋遇非常之大變者亦有非常之已例合欲改造還
奉陳告厥由以盡處變之道竊又思之額院重於私
奉先正異於鄉賢恐非鄉道儒論所可擅便玆敢聚
首商確裹足跋涉聯名仰達于 脩門畏嚴之下伏乞
我 天地父母俯察微悃特 賜勅令奉安儀節令
太常博考會通磨鍊舉行祠廟干犯令攸司多方搜

排怏施常憲上而慰先師如在之靈下而洩多士齊
憤之心焉臣矣身等於驚惶告急之章又何敢贅陳
濫猥之辭而竊伏念今日致變之由亶在於學校之
解弛元氣之委靡而習俗隨之而乖戾也伏願我
聖明以大舜安行之知加文王緝熙之工萬機之暇
延接儒臣濬窺聖賢之奧申明庠序之教尊尚師道
培植儒化上行下效桴捷而響應風行而草偃則彼
妖邪鬼恠之書出而睍睆者不自知其消滅於太陽
文明之下而三代熙雍之治庶復見於今世矣豈不
猗歟休哉臣矣身等無任瞻天望 聖激切屏營之

至

從先祖槐川公請 贈爵上言 代本孫作

伏以臣矣身先祖故執義臣弘儁逮事 莊廟代理之朝見時象疑危物情洶懼炳幾於將朕慮患於未萌懇辭陳戒忤觸忌諱書上轉達于 大朝天威震虩嚴加考訊庭臣極救伸解減死島棘中道殞歿後因 筵啓雖下復官之命而未蒙表異之恩此嶺士之交口稱冤而殘孫之沫血飲泣殆五世于茲矣何幸天日重回霈澤普洽暘和復發於寒谷大明遍照於覆盆此正臣矣身祖徹天幽冤一暴之期會也茲

敢摭實據狀冒瀆 宸聽伏乞 聖明留神潛省焉
臣矣身先祖執義臣弘儁故副提學臣承任之七代
孫也幼有至性以孝友稱於家長而博學以志節聞
於鄉 英廟朝中大小科第出身之初慨然常有移
忠之志六掌諫職而風稜聳乎同列再莅州符而聲
績留於去後常因 筵對斥言大臣之非材戚臣之
偏寵 咫尺垂問抗言不諱 上嘉其忠直温諭以
退及出故承旨臣徐命臣執手嗟歎曰 天威方嚴
吾輩皆慄慄而君能敢言不撓眞有古直臣風此其
平日節行之可範於後者暨夫 隆陵之位孚震

宁也宵小惡間起於宮掖妖魔煽動逆孽附和癸甲之間凶謀益肆流聞狼藉當此之時朝野結舌曾無一人抗言規勉實心衛護以杜冰霜之漸而鬼機蜮弩之包藏窺伺者蓋已醞釀乎是矣癸酉冬臣奚亮臣以司諫被召語人曰當今可言之事不一如欲供職當不計死生禍福然後庶不負職但滿慈在堂不敢致身旋即歸養乙亥又被召 命時逆獄方張義不可以狂鄉辭職即應命馳進上書陳勉首言討逆處置之義末及減稅蠲弊之要書中有曰臣伏見邸下每於諸臣書請多以仰禀之難爲 批臣竊不

勝抑塞又曰 殿下既命 邸下代理諸臣論事者
觀其可否必奏禀 大朝而卽行之又曰帝王之孝
與士庶不同 邸下以保社稷爲孝則問寢視膳雖
謂之疏節可也而若其務積誠心則必於此等節目
而始焉問寢之時以至誠而行之視膳之時以至誠
而行之日用奉侍之節無處而非至誠則 兩宮之
間誠意流通合爲一體 邸下之所欲禀者 殿下
必樂聞之云云時逆竪鼎行因試場投匿名凶書語
逼 兩宮亘矣祖 兩宮一體等句語偶同凶書
大朝愈加震怒設鞫親問連下重杖神精自若供辭

不亂引故先正臣文純公李滉戊辰封事中隆聖孝以和兩宮之語以對其時相臣李天輔判義禁臣申晚以前日論斥大臣事爲證白其忠直 上大悟減律島配竟因杖傷殞絶時當暑月踰時返輤歸訣老母顏貌如平日忠孝之魄含恨結轖雖死而如生也於乎當日在廷之臣果以臣祖之心爲心殫誠輔導抗章規諫 兩宮和合無間可入則彼陰邪鬼怪之睍睆於太陽者自當漸次消鑠而使我 莊廟克盡三省之孝享受九五之福矣後八年而有一國臣民不忍聞不忍言之事變臣矣祖先見之明防微之慮

不亦遠乎人也哉奧我 正廟丙申 綸教有曰聖王
國與其妹婿謂聞我 兩宮謂問寢之不以時視膳之
不以時故相臣李宗城當中外遑遑之日力主衛護
其言曰人臣之義在 大朝則責難於 大朝在
小朝則責難於 小朝又曰 殿下之於 東宮卽
一體而分而二以視之此臣之所痛心也由是觀之
臣矣祖 兩宮一體之語恐亦當時陳戒之切言而
斷斷忠赤只是愛君憂國之忠悃而已中路未瞑之
魂必將歸侍於 隆陵陟降之地掩泣茹痛矣何幸
天道好還邦運重新縟禮載舉神人胥悅 睿鑑孔

昭無微不燭凡前後黷昧罪籍之關係某年事者并
令仲雪　貤贈之典慰侑之恩無間遠邇而臣矣祖
孤忠未暴之寃獨未蒙上天渙發之澤此非昭代之
欠典而遐土殘仍之私自鬱悒者乎臣謹按漢史巫
獄之寃解而宰相封侯之功不及壺關之老霍黨之
禍熄而裂土出爵之賞不言茂陵之生此後人所共
嗟惋而　聖朝今日之事不幸近之矣臣矣身伏以
思之日月無所不燭而容光或有遺照陽春無所不
和而寒谷猶未發榮　天門遼遠伸暴無路沉浸湮
晦終始晻昧者是孱孫之責也非有所憾於天地洪

造之恩也敢此歷據當世名卿爲先臣誌狀之文瀝血以書冒萬死仰首一鳴於 蹕路之傍伏乞 聖明俯垂曲成之仁渙彰曠世之寃命下該府就考國乘特施襃奬之恩以雪神人之寃而樹風聲於方來導祥和於無疆臣不任瞻天望 聖激切屛營之至

月城李氏請立字行變通事上言 代本孫作

伏以臣矣身等誠惶誠恐拜手稽首言伏以 祖宗已成之命在下之不敢改也 際遇殊異之寵子孫之不可忘也如其事勢之迫於不已在所當改而變

通者則必須上聞以竢 俞命然後斯可以道理之得當而分願之自安也臣矣身等茲敢不揆僭猥冒昧以達于 蹕路之傍伏願 聖明俯垂採納焉臣矣身即故麗朝名臣密直提學戶部尙書 贈謚文靖達東之後裔也臣矣祖當麗季恭愍朝出爲東北面巡問兵馬使將還我 桓祖以朔方道萬戶餞于咸州之鶴仙亭時我 太祖侍立於後寶齡方十七歲矣一見知有異表及行酒 桓祖傳觴而文靖跪飮之 太祖傳觴而文靖立飮之 桓祖驚曰此乃故人之子何故乃爾文靖曰公之子誠異人也公家

之業必自此而大因以子孫托焉及 太祖龍興之日文靖已卽世矣 太祖追念鶴亭立飮之事召致文靖之子江陵府事臣孺於榻前而諭之曰卿之先君有忠讜之節識鑑甚明前日囑托之意予豈忘之自今以後李文靖子孫皆以立邊字制名蓋識其立飮之事而以示不忘也又 敎曰惟予子孫體念予至意各別擢用李文靖子孫以布我眷眷不忘之意因以此意 御筆親書以賜之又當讞獄之日手書李文靖子孫勿施大辟九字以賜之此乃曠世罕絕之異恩而 御書賜本因兵燹不守事在麗史提綱

鷄林世家及廣西記等篇於乎臣矣祖生丁衰季以剛直聞於時忤上意撤去獎限而幾至危禍斥眊髡耽好酒色而旋遭貶逐盡忠所事而終不見容縱未得遭遇　聖明翊贊洪業以效涓滴之勞而已於塵埃之中知有天日之表先見之明何其異也我　太祖亦能追念草茅之言施以河海之恩錫以金石之典　聖度之何其恢也眞可謂不時之遭稀世之眷也臣矣身等去文靖之世歲以計五百餘載代以數數十餘世遺孫之散在八路者皆以立邊字製名家家而守立字人人而持立字銘心鐫肺不忘我　聖

祖寵錫之恩而內外文武大小科第之以立字而著名于 朝籍者無慮百數矣於是乎臣矣先祖仰屬之意 大聖人追廣之恩亦已至矣臣矣身等闔族感激報效無地更何志願之可違也哉竊伏念奎章之字本有限量仍之世代無窮博考韻書無字可名欲書二字而疊稱則有碍先諱若以他字而改製則有違 聖旨臣矣身等所謂迫於不已者此也故文穆公臣鄭述嘗有言曰李氏之名立字肇自 御旨雖累代不可廢也伏惟我 聖神皇帝陛下盛德重興洪毓鼎新承 祖宗之緒光 祖宗之業踐其位

行其禮率由舊章動法 祖宗臣矣身等乃敢翹首引領冀蒙再造之恩冒萬死以陳于 黈纊之下伏乞 睿裁量宜定奪上以追 祖宗不忘之旨下以慰孱孫追遠之誠臣矣身等瞻天望 聖激切屛營之至

雜著

苦海雜錄

苦爲甘之反而味不堪喫人皆厭之海爲水之積而險不可濟人皆危之余生而賦命崎嶇而遭禍患備經無限風霜辛苦澹泊口亦

厭矣壯而念功利費送許多歲月出沒浮沉身幾危矣今白首紛如病卧窮廬將念平日之曾所經歷者如前生過夢晩有癡想後悉知之茲於病間隨手以記名之曰苦海雜錄令朝夕以觀之以寓臨履之戒云

吾家世以清寒名自王考時貲業不敷雖遠外賓客每以白米精鑿爲粥而饋之人以爲槐亭白粥

一日吾慈氏在堂而績傷置一器頻頻以匙而扱之吾遠見之認以爲米胥太末急趨而前取一大匙以吸之苦惡不堪嘸仍出而哇之跪問曰此何物而食

之得無傷乎慈氏曰此年久米糠也不猶愈於飢乎諦視之強半是微沙穢塵外王考祭以文曰年豐而疏糠不充腹正謂此耳吾至今思之心骨俱痛食不能下咽也

歲壬子春飢甚取藤葉爲粮吾隨慈氏後日事採摘及五月丙慈氏見背衣箱俱空無物可殉澣其常著裙帶而殮間間有葉痕幽泉之下亦不免窮餓之愁此非人子終天之恨耶汝輩欲厚其親而多用紬帛等物非所以厚我也心豈安乎

先慈旣即世先君斥禾洞舊居移上古吾兄弟四人

皆象勺之年而躬執樵爨數米而炊并飧而食朝夕
所啜但粥一盂鹽一匙而止如是者殆十數年矣
吾四弟時年五歲方受課學時適春荒飢不能堪見
屋後草葉俱萌趨往手摘而啖之口誦千字文十九
史吾見之惻然今不能忘
庚午春先君患痰症積月彌久調養甚艱甘軟之味
一未供進吾至今恨之每見門外籃商魚賈朝夕喧
呼而買祭之外未嘗為自己口腹而費一金今老且
病矣而亦未敢強進兼味也
右忍飢之苦
吾生長貧家自幼少未嘗為華美之服慈氏見背之

後體無完衣冬不纊綿夏不加袗雖隆寒盛暑猶自耐遣役遍身輕煖而不耐寒暑者亦何人哉

吾先君中歲居鰥吾兄弟四人無以掩肢體市尺布以來難於縫製吾嘗以刀裁割樣舊衣爲進未嘗借手於人也

每冬夜苦寒無衾可禦需覆以蒲薦又覆達不貼乃以弊衣敗綿織之爲席便柔軟而煖甚先君笑謂孫輩曰此不羨他人錦衾也今吾夜處被中未嘗一不輾轉而垂淚也

吾年及丱角而猶未着上衣既冠而仍即衣褐經冬

而不製新衣閱夏而猶着舊服遍身皆煤痕墨跡蓋
不欲向人由此而閉戶不出得專意課業也汝輩之
不能安意讀書者未始非外物役也
自二親旣沒之後冠裳衣衾不苟爲費心只就庇身
適體而止汝輩若不安於鄙樸而慕爲華美則非惟
力不及此亦非所以體吾志也奢易儉難又非古人
所戒乎
右耐寒之苦
吾兄弟四人吾居長先君嘗憫然而詔之曰汝四兒
者皆不甚鈍劣豈不欲一齊成就哉顧勢有所不及
耳汝與四兒専課業以爲門戶計二兒幹家政以圖

兩全可也自此便篤意功令不干外事
每歲讀書經傳以一帙為準自初冬至歲除期於畢
讀連誦朝夕所啜惟米水一椀而止至夜久枵腸既
空書聲暢朗隣巷有側聽者曰彼家必不火矣書聲
益清矣
徹夜而燈無以繼膏常晝讀而夜誦句讀助語之間
有疑晦處則取簷端舊麻骨一握置諸案上卽以一
笄焚爐火以燭之便了然可曉此爲妙法
書法於儒者事第二而適用爲甚緊雖欲肆習而無
以供紙筆屋後有封胎古碑石面清滑可寫隽研墨

以前立而書之伸縮不便無以得力吾平生雖寸紙尺書常多倩人也

李上舍玄菴公璧洙聚生徒數十攻夏課於泗塾吾欲與焉而長夏點午無力可及先君以百錢投庫隷托三夏饒時比稔米賤彼亦快諾而無厭色家食草蔬而亦十常九空每早朝徑往當午而始一飯如是者殆五六朔不甚飢之世有日中而食者吾今而後信之

吾自二十歲始赴擧歸則置二冊子於閒處每日製疑賦各一篇以錄之通一年陰晴風雨必書之題下

雖百忙未嘗闕焉入場屋便覺心神安泰筆路以順

右攻業之苦

吾自赴舉以來逐年京鄉一歲至數三家中機軸之出尺寸無餘往返留連之費極其艱窶每當節試庭解以力綿而止先君曰既一出迹惟在我之盡其誠而已得失亦天也吾以是而常僶勉以赴亦爲親屈也

先時舉子無老少皆着上衣每極寒盛暑腰佩錢資袖挾冊裹步踰絶嶺險逕神疲氣喘而無人色入泮而耐寒耐暑冬處氷堗夏着綿裘今衰老而病喘者

此其崇也
嘗入春臺試塲時方炎暑猶着冬衣色如沐漆立蹕
路傍 王駕既出 天顔咫尺重瞳屢向諦視而過後
見入侍臺官則當日殿座後下敎曰今番取士極公
極公吾見塲屋中有着不澣綿衣者頗望但一第耳
此大聖人一哉之訓而特以不才而見棄耳
我東選擧之法不古也久矣策表詩賦疑論多用全
篇例套而考官亦不之察圻號入彔者非干囑則行
賄也取人如此爲政乎何益惟其大比之擧則數多
而行半公會圍則數寡而無片公吾當日屢觧而屢

敗於省闈者以不屑於隨俗故耳終老不成一名亦命也何悔之有　　右場屋之苦

吾家自先世淸寒禰祖曾高祭廟之位則不行墓祀惟於已祧之位以酒果行之雖未知始於何時而遵行已久蓋古禮然也上墓雖是近俗而吾於親墓積數十年而不敢澆一酌豈人情乎遂與房輩謀之歲出租各五包於家作爲半每歲如是經紀各處墓位今畧設奠需而行之最是家近先墓壽院親山尚爾苟艱方擬合力添補而人事未圓世變如是心力又老且衰是可恨也

助卧先墓祭位自來零星每歲一省奠衆祭之員不問遠近必限年留宿年少者不許前期八衆由此遠外之人有終身不知墓所者吾先君與門長老議曰子孫之不參先祀者直以財力不敷耳盍亦謀所以行餘哉遂斬墓前邱木四株得五六緡置一簿而付之不肖曰汝其長此爲先祀補用之資積十數年得成所今每年之收爲十餘斛而於本所爲倍之自此祭員多至四五十而朝夕之費不復艱匱此助齋別所之所以始也

先祖次房進士公諱澡墓所在上箭丹村後不幸本

家不祀蟠谷可菴上舍公宗喬書通于門中曰爲吾
先祖後者豈以傍先而闕箭丹之祀乎自林齋而畫
一緡銅付之箭山以營省掃之資公之伯胤儒士公
庚壽實幹其事未幾儒士公下世公之四胤禧壽氏
要我與之共事曰此吾先父先兄之志也君其肯爲
我幷力耶余樂聞而隨後苦心協力與之拮据雖風
寒雨雪未嘗失期殆數十年而得成所行墓祀而財
力稍有贏餘四山松楸皆爲村民所占而今依舊是
界以禁養此吾兩人所費心者今禧壽氏又作泉下
人吾亦衰且病矣已不干外事而後之人其能體夫

可菴公追遠之志念吾兩人勤勞之意而終始撙節稍存衍餘以底于成耶有感于中是記之

右幹事之苦

士生斯世善處爲難如非聖人安能盡善毁譽之來無非虛實自好之士雖欲自守而非我去接物直物來接我耳刮垢索瘢吹毫覓疵無心之過謗讟交集苟非離羣絶俗入山逃海則無以免此處世之不亦難乎

吾性拙而志介自少時赴擧入洛候訪族 中宰列有欲誘致門下者使人要之吾堅執不許心以謂士之

所尚者志而已一入其門便爲其使役而不得自由莫如自守之爲愈臨場或引入其兼者每權辭以避之自此以後相見但隨問隨對不甚親近也彼徒知不屈之爲可惡而不知自守之爲可尚不亦異乎自古黨論之作而世無完人嶺外屛廬之論自丙子以後已是不易之偏色而甲是乙非爭之亦何益是以金嶺之士但世守而各主己見而已至於本鄉士林以校宮爲兩偏爭鬪之端往員而討其久近儒額而較其多小於本事是非則又落落而不關矣此隣鄉之所共嗤笑而漸成尤隙乃至營求登聚黨起鬧於

堂廡肅清之地是可慨也吾家自先世已爲屛家之所指數而吾於本鄕是非未嘗出一頭傾一步亦有見而爾也愛我者謂之緩論惡我者謂之迂論亦何與於我哉

歲乙未冬自朝家有削令非上意也該道巡捕狩出勒削者比有湖嶺皆起義募兵誓以保髮亦事勢之不獲已者也本鄕人士亦同聲以應齊會者數千人余議以爲今玆之擧直以保髮而已莫如推一人爲約長杷錄亦依鄕約時多小名目約以共死而不可受削則巡檢其於人衆何公廨不可居也兵庫不可

犯也官穀不可取也儀物不可用也若爲列郡所脅而募聚兵衆以助聲勢則終爲亂民之歸其禍不可測也人皆以謂迂見吾自此便悠汎於外僶勉以後幸邑有通運得無事罷兵　右處世之苦

漫錄

漢昭烈皇帝戒子書曰勿以惡小而爲之勿以善小而不爲善惡無大必積而後成易之言積善有慶亶此之謂也吾自少喫艱蒙人之恵者甚多事有大小而其善則一也以此卜其家興旺似有符驗理不可誣也玆記名

火以示兒曹

往在癸丑冬先君斥禾洞舊庄買宅者促之甚迫泛然無所向古川四從大父儒士公右學借一空宅于上古謀爲搬移之計時方盛寒奉老携幼隨事艱公實終始賢勞俾之奠住乙卯公移下古又隨而隣與之依爲越六年而公疾革呼余名而執手語曰吾病已矣所可恨者有一男而未見其成就汝其視若同氣善爲敎導以底于成則此目瞑矣言訖纊息已冷又自喉中出無聲之語曰汝其不忘吾言也幽明之託豈不銘感公之孤於吾後八年而行爲叔自此

僾與之同居共寢殆十年而學旣就竟以孤貧而廢業惜乎有三子而皆聰敏勤業長也今旣成立爲鄉道所稱餘皆有長進之望此皆公心力所推也公之配全義李氏姿性溫柔勤於婦工公承古家傾圮之餘得守舊業者實內助有以也育一男一女年老而寡艱辛摶節以糊朝夕克勤組紃嫁娶之皆不失時資粧贄幣亦又隨例又能體公之志待我一以公之待我者待之常居隔屋相望而近以烟之有無候我朝夕之匱乏之時或不火者累日每以粥一盂飯一盂躬自來饋以饒其飢平日溫仁之德現於事爲者類皆如

是豈不爲子孫受福之地乎

壬子夏吾先妣見背三弟皆幼霜月漸近無以備寒見一老人着偉冠博帶風儀淳實見先子而畢寒暄仍卽愀然曰無母諸孩何以禦寒乎自袖中出一小裘曰此吾兒孫之受着而遺者吾爲尊家兒少而持來耳此雖垢弊不猶愈於赤體而寒者乎時以童心受之而不甚異也及省事而思之至矣哉君子之仁也見入井而隱之者非其端耶問于先子此乃宋進士泰仁氏王大人丈也

丙辰春築小屋于中古家徒壁立糇之瓶儲麻潭李

丈孟鐸氏來見先子移時而歸語先子曰送一力而具囊佩以來先子曰欲何施李丈笑曰非白施也吾有所留念者明日卽依遣之乃以五穀具色多至於斛以此得保時月之縷

吾先子自蒙學受業于城東權公寅壽公有三子長大鍷次大鈺次大鏞進士與吾先子爲師門童穉之交而恩若兄弟吾幼時隨先子而往候諸丈時尊丈入尚在閫先子至卽出外舍而迎見之以一白襪遺之曰居鰥者此物亦艱眷眷之意溢於言貌吾先子嘗曰今吾之教汝課讀汝輩之得卞魯魚者皆吾師

之自出也其可忘諸
星山禹姓人罹橫厄而見拘於京人備受酷刑其人
乘夜潛逃來到門外急呼曰活我活我吾稔知其無
罪哀其意而舍之經一宿而得脫走其後不相與聞
者殆十年及今詩院覲山之移厝也有隻人張姓者當
禁密變之後心常憂畏而追後聞知張乃禹之役奴
也張雖作梗禹之力可沮止而欲見無由一日過諸
途以其事語之要爲之和解禹卽愀然曰吾有舊恩
在心而無以報今其時矣願無慮無慮其後果卽和
好不至紛挐者是其力也物理之報復有如是不亦

異哉
凡此雜錄事甚煩瑣而語皆俚近或有碍人之見不必使人傳觀亦足以見此生經遭之艱而未嘗非後人吹虀之一助爾勿以蕪陋而棄之置諸座右而時省焉

於乎此吾伯父一生歷險喫苦纏冒結臆始終肯綮之實錄也事雖俚近語涉零瑣不足以示人而追念其所值於當日則無一事一行之可忘於心者備記以遺爲子孫誡如以爲昔之人無聞知而舍曰姑置則豈仰體之道乎今玆之役勘校諸家

或以煩冗而刪汰此正公壽之意而竊惟府君之
記此以遺從兄而從兄亦已不淑不肖監是役不
忍以父兄典型湮沒遺落使吾輩口甘腴而身溫
煖不知其所出之自何則豈非獲戾于神明而貽
累于後嗣耶玆敢不揆愚妄並爲登刊覽者庶垂
恕否從子勝彥泣血謹書

書與張生 師龍

豐之東有張生師龍者篤志劬學有聲於鄉隣吾嘗
聞名而未之見也日有一少年儀狀齊整擧止安閑
端拱而禮於前問之是其人也起而進曰生地陋聞

寡妄意向上而迷其方乞一言以指南也曰惡以余章句之徒年老無成終有窮廬之歎方且自疚之不暇又何敎人之爲見君天資甚好富於年而篤於工其進未可量也乃反視聽之借於聾瞽者哉其請益勤辭之不獲乃以平日所聞於先進者臚列于後斯未免舍己耘人之譏而於進德似或有助遂書此以歸之

聞君方讀小學可謂知所本者矣大學修齊治平之道皆自灑掃應對上始昔寒暄金先生常讀此書有小學童子之稱先生一生受用於此可見矣古者人

生八歲入小學今之人非惟才智之不及於古而其居室佩服之多小節次古今爾殊不可一一遵行但隨時裁酌不失古人制行之意則殆亦近之且如雞初鳴以適父母之所云云今人或父子同處一室雖欲行此其道無由若早起而歛枕視膳則斯不失禮意耳至如稽古善行等篇熟複詳味自有感發興起處須宜盡力期有實得耳

夫學貴於知要此聖門所以有博文約禮之訓而博是學也約是要也博以致知約以力行知行兩進不可偏廢如讀一經傳時先須識得何者爲一篇之要

然後漸次融貫燖溫紬繹自然見得那綱舉目張會萬歸一之妙如庸學之誠敬及忠恕絜矩之道論語之一貫書之欽字詩之思無邪禮之無不敬春秋之大一統此其要耳如或泛看乎此而徒事其博則雖人一己百便散漫無統終未得領會明者試詳之

學者凡於事務斷不可一向踈脫大凡天下之事必先經歷而親切於身然後方可周知而泛應況幼而學之將欲施之於行也及其壯也窮而下者有修齊之任達而上者有治平之責若不實踐而理會於初學之時則安能隨遇循理沛然無碍也此孟子所謂

先苦其心志增益其所不能者也讀書者於事物上不可泛看也

讀書之法切勿貪多將一日所受必須字字辨釋節節尋究先要成誦然後熟複詳味刻意領會則久久不忘方始有得苟或徒事章句惟務剽竊未讀書時猶是此人旣讀書時又是此人亦何益之有哉

睡戒

詩淸子思慮每終夕不寐至夜分而睡朝晏而不起家人亦隨而慵日出而不啓扉隣人之過于門者皆睨而笑之主人病焉乃出一計具衣巾坐正堂招

家人而誘之曰吾聞人家興替都在於開門之早晏婦人必晨起啓戶汛掃庭除則百福咸萃吾見某家貴某家富某家多子某家壽考者皆用此道也家人曰唯其明日果早起又明日稍懈又明日復如故主人佯怒曰婦也不良吾家果富貴多子孫而壽且長乎因誦鷄鳴詩以諷之婦笑曰此男子作也婦人何嘗有詩若古之賢妃常恐其君之留心於逸欲至有此詩則妃誠賢矣而吾不爲其君取也吾聞婦人無專制而必視君子爲法則天下之福豈獨爲婦人勤怠而不係於君子之所修耶主人無以應心乃大悟

明日遂晨起謦欬而出家人皆驚倒衣裳惶忙出門各執其事日以爲常嗟夫以一家之至小家人之至密亦必以身先之然後可以化行而況一國之大萬民之衆專欲責成於其下則不爲婦人笑者幾希矣孟子曰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傳曰堯舜帥天下以仁而民從之誠哉訓也余於是有得焉

酒訟

人有訟於余者曰酒是伐性之藥酒果能迷人乎人自迷於酒耶曰是人自迷也曰有其說乎曰酒是水也水何能迷人哉人曰吾未見飲水醉者而飲酒者

率多醉此非酒之迷人者乎余笑曰酒少飲則水也多飲則水亦迷人也吾見飲酒而醉者小而盃酌大而瓶罌極焉而至于斗斛然後必狂呼顚倒此人之迷酒者然也今夫渴者之飲水也始而盃酌則必爽然自快矣繼以瓶罌則已懣然矣極之而至于斗斛則其人必膨脝脹腹塞然而仆地矣其迷豈止於呌呼顚倒而止哉然則酒之遇人厚矣而人自薄之也旅酬百拜之禮武公三酌之戒是爲酒乎爲人乎古人之以酒爲名者皆不勝其顚狂放達之氣托之酒以自縱而後之論者皆惜其人而咎其酒吾未知其

可也若夫劉伶阮籍李白王含之徒皆肯爲酒力所使哉且夫今世之人使酒狂悖者皆佯醉而非眞迷於酒也積憾未逞强酒而快之此須有失諉酒而謝之祀兮凌上則曰彼醉人也失言悖行則曰此醉客也噫彼不飮之人皆歸罪於酒而一不言其人得失哀此醉人曾酒之不若而堪爲勿問之科乎酒若有神不亦寃且昧乎問者曰是酒家之斷案也吾不敢復言唯唯而退是夜酒神夢主人而謝之余悚然異之記之爲酒訟辨

鏡嘲

錦翁多病慵不盥櫛因賓祭而不可已則輒以手占
巾冠之位使之稱停而不復鏡積數年而吾不見吾
面幾忘矣曰牕明座靜早起而盥拭舊鏡而照之鏡
中之吾吾非吾也貌何其瘠也顴何其長也鬚何其
白也目何其眯也鼻何其稜也始而驚終而訝乍遠
乍近左眄右睇分明是別人吾不知其吾爲爾乎爾
爲吾乎遂乃熟視而爲之嘲曰貌之不揚知爾名之
不遂也色之不莊知爾工之不篤滿面是怠慢之氣垂
頭是窮愁之狀刮目而對非復吳下之蒙聳肩而吟
宛是灞陵之客面太瘦顴太戚杜工部之憂國者耶

頭已童齒已豁韓博士之自嘲者耶遠觀之已非陳同甫富貴之相至見之不是張子房魁梧之貌殺我夫夫果誰是儔吾知鏡之爲物形影相隨姸媸莫逃苟非吾之所觸豈爾鏡之故爲此變幻之態以眩惑而欺余哉嗟夫人生一世擾擾百年朝綠暮雪其久幾何石火風燈無非鏡中霎時之光影抑不知我嘲鏡乎鏡嘲我乎嘲乎鏡者乃所以自嘲也因箴以解之曰

以鏡看吾鏡吾非吾吾非貧鏡鏡何負吾非鏡之照老不知吾鏡不照心吾自知吾一片靈臺昔吾今吾

錦南文集卷之四 終

錦南文集附錄

遺事

記曰無美而稱之誣也有善而不知不明也知而不傳不仁也是說也出於揚先之意今於狀兒之辭不敢妄引然替事之義所係尊嚴使公之美與善之行無所傳述則不知不仁之責是果在我余何忍無一言以述但念公平日事行固非淺蔑所敢擬撰而知公者莫我若也如其有待而致有朝露之溘然則後之人莫得以徵像玆乃不揆猥妄謹具事行一統附于公逸稿

之下立言者庶或有憐其意而收採焉
謹按公諱奎陽字應魯姓朴氏號錦南其先潘南
人顯祖自麗朝判典校寺事右文館直提學 贈
謚文正公諱尚衷始子諱訔入我 朝佐 太宗
官左議政勳封錦川府院君 贈謚平度公中世
至大司諫諱承任文章德望爲世所重學者稱嘯
皐先生享本郡鄉賢祠是生諱漉蔭都事號醉睡
生諱檜茂官察訪階嘉善號六友堂享山泉書院
生諱炓啓功郎生諱仁基進士文科官禮曹佐郎
號翠軒生諱文豹成均進士號問月堂生諱世南

生諱孝元號靜觀齋於公間五世高祖諱時喆早卒曾祖諱道中祖諱在璣號槐軒屬嶠嶺川蜀地張持議沉重大得砥柱之望考諱齊望妣安東權氏密窩高處士錫元之女也生四男公序居長以憲廟庚子四月二十一日生于禾洞寓第禾郎槐軒公晩卜之地也公幼有不凡之姿嬉戲時遇涉場平易處則手以成畫未上學已誦千字童蒙等文辨解音義槐軒公性嚴有法度蒙養有方於兒少未嘗小假而至於公大加奇愛嘗語先君曰此兒非常才余已垂暮雖未及見其成就我死之後

汝不以貪窶而失教毋隊門戶之望也及受十九
史年七歲至伏羲風姓處問曰人有姓盖古也而
伏羲以上何獨無姓聞者莫不驚異自是課學日
新至於文理未透處必沉思窮究及試課製句法
如老成歲丙午王考下世未幾家禍連仍八年之
間荐經震盪祖母及先妣次第見背時公及句年
家無尸饋瓶粟不繼先府君不得已撤禾庄挈不
肖輩還接于上古棲舍以公稍長故命以樵爨役
伊時光景不暇及他而公猶不棄前業隨暇誦讀
是習刻不放及至二弟稍長晨夕執掌有時代幹專

意課學就師求質靡有餘力爲文全務理到不求
雕繪甚好讀書每冬月就閒僻處取經傳一帙刻
意潛心必求成誦逐年溫習亦有程式如是數十
年丘索墳典靡不貫穿徹夜觀書膏火不繼取詹
端舊麻骨一握豫置案上或遇疑晦處則拈出一
篝火以燭之隨晦曉然輒復朗誦始以親命攻舉
業無歲不入洛而歸則置二冊子每日製疑賦各
一首前後收錄殆至萬篇而鮮有人見之者平生
一不以干囑求知爲意每日爲之在我成否係命
與天耳嘗留洛有宗中一宰臣聞公名欲誘致門

下公笑不應輒以立脚未牢受人籠絡爲平生之恥竟五解不中未始非由此而亦不以爲悔也此可見公之勇於自修而雖困頓傎踣不變所守癸未丁先考喪念風樹之未逮慨年志之漸衰自是以後世念益倦書史自娛誘養後進時與賓朋嘯咏乎佳山韻水之間遇境寫懷頗有晚唐聲氣以是而將終老焉居鄉病士論之不一自執素守不隨人上下時有和緩之譏而公亦不之恤每曰是非自是非何必不審事理而爲和附以致事後之悔當時知公者未嘗不服其高見而誦其寬弘也

尤篤於報本追遠每遇忌餘廳事狹隘雖未得先期布寫整齊豆籩而蘋芼脯醢務要精潔不以世之遠近而或有隆殺語子弟曰高曾祖禰俱是祖先而每年一祭爲子孫者計世而有豐約之異則反不如不祭之爲愈也家世貧乏先山之各在遠地霜露澆奠無麵可托而殫誠出力躬自經紀俾有首緒至於遠代省奠之所量宜撿攝不憚勞勩助齋之別簿箭山之成樣實公之力也性又仁厚無間物我賙窮恤患靡不實心嘗有朴姓人來接隣里者有妻子而貧不聊生來懇于公曰數三殘

命將塡而壑矣願乞一手之力以救涸轍之命公聞甚惻然以一包租與之未幾其人挈眷而逃隣人之知其事者皆以公爲徒善公笑曰吾特哀其窮而救之彼之不報吾何預焉後三年其人果以子母來償曰吾不敢忘公之厚恩備於人而得此物也公卽還其息而受其本公之以德感人皆此類也癸卯四月十六日二兒遘疾公晝夜彈勞務求藥餌冀有痊效及至疾革公來臨曰命已至矣吾將若何遂大痛而返因頓床席不能省事翌日考終于正寢享年六十四其年九月葬于壽院向

丙之原卽先考妣兆下也士友臨葬者數百人初
配淸道金氏護軍履熙之女有婦德不幸無育繼
治城宋氏士人義錫之女生一子勝河勝河有一
子一女而幼於乎公以粹潔之姿剛明之行抱需
世之才融貫古今取用無方如有少施則亦可以
展其所蘊而不幸老死窠臼無所成名於公不足
爲加損而世之尙論之士亦有爲公深惜者於乎
其命也公之遺文弃在斷爛僅收其一二合爲三
冊盖亦全鼎之一臠耳余自三歲以來過受因心
之恩師事五十年冷煖苦甘無非同憂共樂之地

而居近一舍每恨幔幃之不接逮其臨化聞報亟
趨則公已不省矣雖有無窮之恨奈何其莫逮予
玆敢述其聞見以備後來之徵非敢爲多也覽者
庶或有哀其志而恕其僭也乙巳四月初吉家孥
斗陽抆淚謹書

行狀

公諱奎陽字應魯姓朴氏號錦南潘南人遠祖諱
尚衷高麗右文館直提學謚文正公入我 朝有
諱訔左議政謚平度公五傳而至嘯皐先生諱承
任官大司諫文章德望爲士林所宗生諱瀗蔭都

事號醉睡生諱檜茂發示訪號六友堂於公間十世
高祖諱時喆曾祖諱道中祖諱在璣號槐軒考諱
齊望妣安東權氏士人錫元女以　憲廟庚子四
月二十一日生公于禾洞寓第幼有異質聰悟絕
倫未上學已誦千字文辨解音義槐軒公甚奇愛
之七歲受十九史至伏羲風姓問曰人有姓古也
而至伏羲始言姓何也聞者驚異之自是課學日
就過文理未透處沉思默究必解乃已及試課製
句語精緻無異老成丙午槐軒公下世士子遭內
艱哀毁踰禮仍家業蕩殘先公挈諸子還接于上古

時公年才十三奉親撫弟躬執樵爨猶不廢課學隨暇誦讀未嘗少懈及二弟稍長代幹諸務則公克承庭訓專意刻勵每冬就閒僻處携經傳一帙晝讀夜誦患膏油不繼取簷端舊麻子一握置之案上或遇疑晦處則拈出一箇火以燭之聯誦諸書無不貫穿以親命應公車屢中解額輒屈於省闈嘗入洛有宗中一宰聞公名欲誘致門下公笑而不應以立脚不牢受人籠絡爲戒此可見公之篤於自修而所守深確也癸未丁外艱執禮不懈由是無意進取雖或隨衆應赴非其志也所居

槐庄有園林之勝日嘯詠其中以寓幽閒之趣訓誨後進嚴立課程時對意中人拈韻寫懷蕭然有出塵之想癸卯四月十七日考終于寢享年六十四是年九月某甲葬于壽院向丙之原卽先考妣兆下也配淸道金氏護軍履熙女無育後配冶城宋氏士人義錫女有一男勝河勝河有一男二女男長麟緖次幼女長適李敎禮次適柳吉佑於乎公禀淸粹之姿守貞介之操處貧窶而不爲外累所玷則皎乎其氷蘗也迹名韁而不爲勢利所屈則辣乎其薑桂也孝友出於天性嘗以早孤慈儀

殮襚不能稱情爲終身之痛以二弟之迫於窮乏不能并力文學爲平生之恨至老而往往發於言辭自幼及壯疏糲不充腸布褐不掩體而刻意力做不怠終始或盡日不能粘口而徹夜誦讀書聲益清朗人以爲某之忍飢勤讀其誠意可透金石常置二冊子日做時文疑賦各一篇至累萬首未嘗出以示人每讀書窮援義理劈破肯綮不止爲摘抉章句之資而已是以所著詩文淸婉雅馴論然仁義之言也使公早擅名途得展所蘊則進可以黼黻皇猷退可以儀表士林而魚目混淆鉛鏌

倒施悳瘞死了於嵌巖之下則命也於公亦何有
哉公性淡然未嘗營理家業而至於衛先措畫之
方不憚勞勸足令偸薄者知所勸矣如公者豈不
誠薄世故篤倫理懿然好德之君子者耶世洛於
公年紀差後而謬蒙逐臭之愛許以折輩之交私
心傾嚮有不淺歎及此聲徽已邈自不勝絃質之
感而勝河君之才華志業謂可以世其家矣旋又
不幸公之影響或幾乎息矣每悼惜之不已茲者
公之從子勝彥與其族叔善陽甫賫公遺文一通
責不佞以丁乙之又屬以紀德之狀顧惟淺弊何

敢當是役既屢辭不獲遂就公叔斗陽公所撰遺事畧加檃括以塞其請云爾

豐山金世洛謹狀

墓碣銘 幷序

士之實難矣哉尚文藝則滅質専行檢則遜華二者雖不無内外輕重之辨然律之古人之成德達村則遠矣其或有恬靜謹厚之姿文學爲天性守義以本分終老無悔不以天行水旱舍吾耒耜如此者殆不負士焉壙於錦南朴公荷平日相愛盖嘗躡末塵而知所存矣今公之埌植實而校其遺

文按其事行令人增感銘其庸辭公諱奎陽字應
魯錦南其號 憲廟庚子生生而質美長而勤學
老而爲醇儒顧以時文名於世名或掩其實世未
盡知也公悟解不凡七歲受十九史至伏羲風姓
問人有姓古也而伏羲以前何獨不言王父槐軒
公大奇愛之及癸禍連仍而王父公下世又哭母
夫人公時年才十三而二弟皆幼躬稚爨奉嚴親
隨暇誦讀晷刻不放二弟稍長代幹則遂專意課
讀忍飢堅坐飢甚而讀聲益暢朗每冬月夜誦膏
油不繼則取簷端舊麻子一握財之案上遇疑晦

抽一筭以次之子史百家無不貫穿傍置二冊子日製疑賦各一首草稿盜縹緗箇箇是鮫人淚矣然公則少之未嘗示人以親命赴公車嘗五解八圍隨分呈券無一分干囑意其不遇固也癸未外艱以後遂絶意進取居鄉以窮約操躬以忠信對人油油然先進而野人也是時嶺人士持論分門鄉風大壞公曰曲循是非我不爲是閉戸自守人或議以和緩而不恤恬澹寡欲不喜營産疏𥶾或定而處之晏如至奉先之節極力營辦所居有松林之勝日携冠童奬進不倦遇景寫懷優游六句

有四而終癸卯四月十七日也葬于壽院先兆下負
壬原惟朴之系潘南自麗末文正公諱尚衷始入
國朝有左議政平度公諱訔五傳而至大司諫
啸皐先生諱承任文學德望重一世傳子醉睡公
諱瀰孫六友堂諱檜茂以蔭世其家於公間十世
曾祖諱道中祖諱在璣考諱齊望妣安東權氏士
人錫元女公前夫人清道金氏履熙女後夫人冶
城宋氏羲錫女有一男勝河勝河有一男一女幼
於乎古所稱善人君子者吾未得見然公殆其人
也不以能挾不以貧求持身如處子嗜學如黃孀

自少至老一心謙約優入儒者好處哀李人品如
公者夫豈易得顧不與世諧而坎壈以終其躬悲
夫銘曰
世誦詞賦孰非知公公有難者終始天衷襮順裏
確履素行躬闇然而章如錦在中襲藝爲裳厥佩
琁璣刻列寡諧軋馳難功維跡之奇維命不克七
句林下抱書以終壯壽之原三尺其封我敬其人
我悲其窮我辭非衒是請質幽宮
旃蒙長至月下浣宣城金墉謹撰

錦南文集附錄終

錦谷翁吾師也自丱角時從 公受指引學爲文學爲行學爲語默學爲身心皆公之優而小子之所未能卒究者也及此衰暮茅塞日甚尤悔纏身雖欲聞一語提警顧不可及矣翁平日未嘗以所有自居呫呻之遺輒付休散逮事左右之人盖未見其全草翁之季弟二山公惜其志業之無傳備搜遺箱得其斷爛之餘者僅百之一二輯爲三冊藏于家二山公旋已下世翁之遺孤勝河能世其家者又不幸短命翁之迹幾乎泯矣日翁之從子勝彥等收拾父兄之餘緒將以奉質於先人舊要之地

繕寫一通托金石矼墺金古巖世洛屢次勘洗二
鑑亦可信矣欲傳之後命工梓焉恐翁之志必不
及此而其家子弟之爲毋忘先躅則亦可稱也役
且成俾余識其事因思往日所師之義樂與從子
弟之役僅綴數語以寓所感于中者云爾族從姪
勝振謹識

大正拾五年六月拾八日許可濟
昭和貳年四月拾五日印刷
昭和貳年五月一日發行

慶尚北道榮州郡榮州面古峴里貳四八番地
編輯兼發行者 朴勝彥

慶尚北道榮州郡平恩面金光里六番地
印刷者 姜桂秀

慶尚北道榮州郡榮州面古峴里貳四八番地
印刷兼發行所